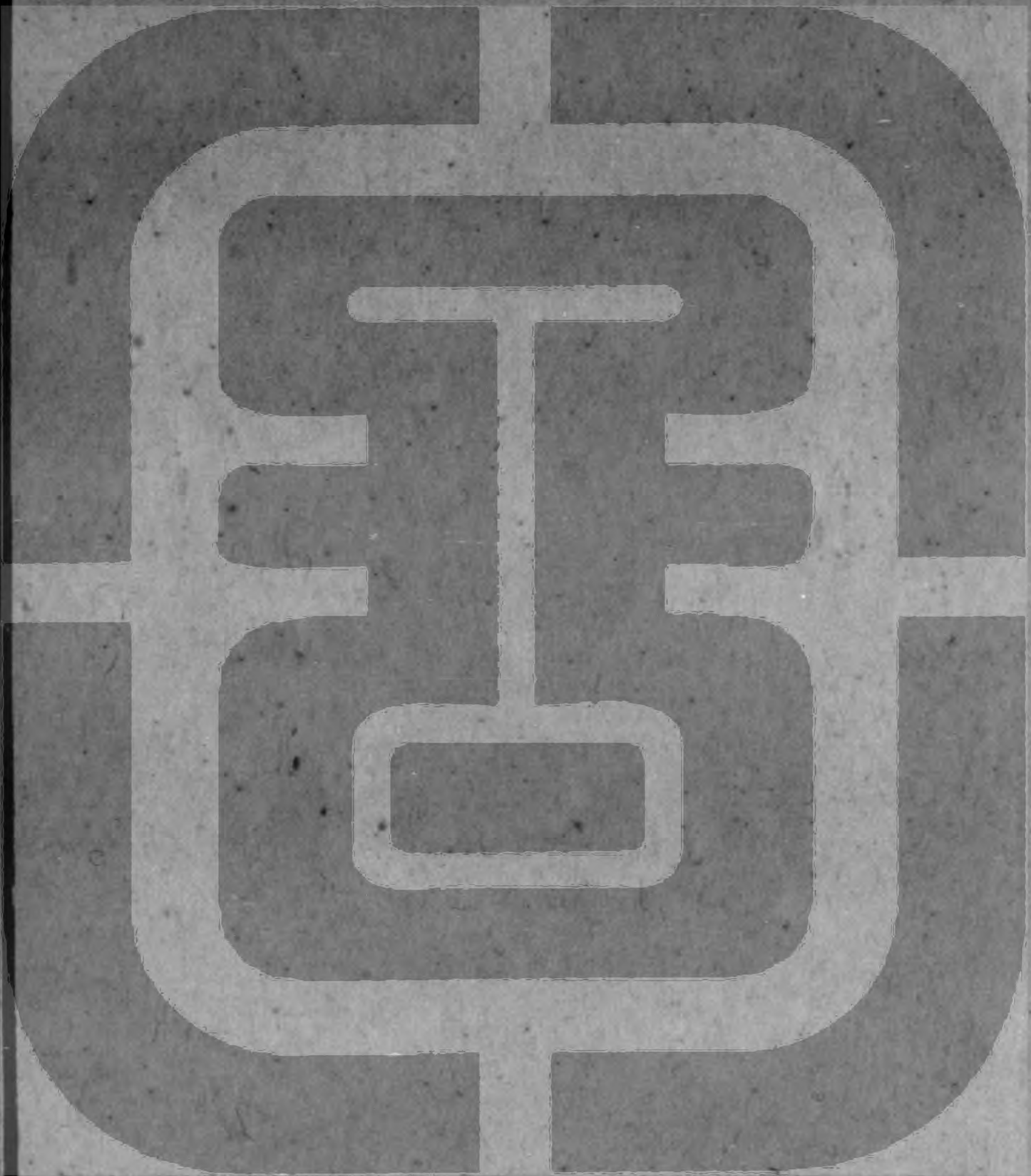


東維子文集

四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七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記

小桃源記

淞隱君陳衡父氏世家在御環之西既遺其子東西第又為園池東西間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堂曰清暉樓曰明遠而又額其亭曰小桃源也予嘗抵桃源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隱君且舉酒屬如以記請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有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羲之西又以小云據傳者言則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事以為高而不可以入於中國

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啟其閤其接也陽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彼吾何取乎哉若小桃源之在隱居居也非物引諸八荒之外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子弟以職吾慈友也交有朋儕成黨以職吾任與姻也子孫之出任子特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賢者哉然而心以桃源名者張留侯非不知赤松氏之恍惚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遊知之者以為假之而去也隱君亦將假之云耳隱君齒既暮而老將休矣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由以小云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絕俗大去已或曰松俗信仙鬼貴富家有駕海航翼風一引至殊島見瑤池甘東方生乞千歲果啖之而隱君弗能從此亦桃源之名於淞也併書為記

松室記

松江朱子曾於其先廬之左治讀書之室環植以松故命室曰松今且寄所居於東山氏之西廡而未見偃蓋之植也則命畫史圖居之松以謁于泖上曰此某之所謂松室而讀書誦詩於其下者也願有記焉雖吾遠去其鄉得展圖攬記將不悼其身不在松之室也予誌子曾誠何取於松豈子受性也獨正松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厥撫乎將森二千又施之明堂大厦有棟梁之材也抑產伏神結靈寶辟百穀而食之可以飛行如偃佺之倫乎將異時托之西掃

使家之人識其指之在也抑要久歲月精與化通為青蛇
為赤龜以怪駭人間世乎子曾曰余孔子徒也非釋之流予
絃誦於松室之下知聖言有松之為歲寒物也如其心而不
改柯易葉也吾烏知其他雖然余幸而生文明之代知學孔氏
學而幼有得於誦余者其志豈不欲淑諸人而達天下也故
嘗夢松焉吾十八年其抑將為公也邪予算子曾明年為六
十人更十八寒暑為太公望之齡夢松協子夢能則吾將迎
子於海之濱江之上矣子曾莞爾曰吾與其為十八公吾寧為
主人七松至正九年十月一日記

夏氏清澗堂記

雲間義門夏景淵氏居同邑呂公之甥館其館中與曰清

澗蓋取晉人名樂衛翁壻語也予與景淵為昆弟交既得
翰林院學士秦楚公書其額而遂求誌之文於市予惟物
之清莫踰於冰詩人曰清如玉壺冰是也器之潤莫踰於玉傳
者曰溫而澤是也故皆得以比德君子也當與牛氏之世行者方
以放濁為通居者專以楊寂為記究求時君子比德於冰之
清玉之潤者鮮矣評者以樂衛當之吾嘗探其人焉誤晉
天下者多清談之治術而廣與王夷甫為清談者位極于台
樞竟以殞瑩然敵鏡之照人者吾不知其與澄胡母輔之輩
相隔幾何術叔寶自幼美風神見者以為玉人中與名士雖
為第一而卒無裒於名教之敗至於徙家而南再獲美妃終
夫厥生玉振江表比於金聲中朝者王輔嗣一寂二吾又不知

永嘉之末曰正始音者何取正始哉二子之不能不愧德於冰
玉音類此吾客呂公仲氏家親識呂公之為人高居潔已行
無瑕類不與惡人交不與紳士游侍其坐朗然明月之照
席也可謂善清也已景淵天質純雅有大器量而不苟於小
仕與之交昭然若餘醇酎可謂能潤也已以廣珮之所名
厥居廣珮於時評而景淵氏之翁婿豈有愧也哉雖然
清莫清於不自掩其疾潤莫潤於及物之大冰之出壑潤
徹中表而瑕不自匿此其清之至也玉之在山土石草木皆
蒙清輝此其潤之大也呂公之清音知其至矣景淵氏之潤
更以其物之大者推焉則光映清門于弘且遠者非義門之
傍澤歟景淵氏曰善敢不勉諸請錄諸堂為記

賓月軒記

呂輔公之長子恒字長德常其燕處一室在居之西扁名之
曰賓月嘗觴于其所遂以記請余讀堯書命羲仲之翁曰賓
賓出月又曰賓饒細日以賓饒之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聞以月然在帝文告麻日月而迎送之則月亦在所賓矣吁
此麻家說也非吾達士之所賓也吾達士所賓自眺蟾主人
賓於景祀之上月固未受其賓也而况黃星小兒欲窺於
南鵲之枝乎况苔閣塵榭欲以脂粉微之乎又况霓裳之聲
帶擊鼓而欲假仙遊以即之乎是皆賓之以為主也惟庚武
昌之據床劉晉陽之清嘯李騎鯨之舉杯相屬以陵之應
應貂裘粗賓主之一過耳嘻賓常有也而主不常有茲數

此首已見第
十六卷

人之後何其遇之濶如也五百餘年而賓對之交始得於
德常氏何以見遇合之難矣吾愛德常人品光霽尤愛其
為量觀深時吐章句流麗娟好吾知月之愛德常而適以
為主無短也或有朝曰德常賓月主德常主無異情矣
而賓也有雲雨之翻覆圓缺之差池奈何德常曰爾何窺
於賓主之淺也先天不雜後天不老者非全月矣而吾神
未嘗不與之俱求吾賓者以神不以形以形賓在賓主
主以神則吾蓋不知賓之在月而主在吾矣尚何以主客異
邪或者曰然書諸數為記

春水船記

滄水主人壯年棹于海晚家居結樓滄之上蓬然若舟海水
時抵家下放目樓上百萬頃人眠其蓬然者一葦耳昨命曰
春水船主人垂釣于枕濯足于林酒酣輒笑歌其上家僮
數十善為越人擁楫主人之歌又自歌小海為舉足扣舷以
節之水光天影飛動几席籟聲與潮汐開作殷在正
底不知船在水邪陸邪滄洲仙有駕凌風舸以激水者徒
以舸為舸而未知吾居之以不舸為舸也以為行則未嘗去
家以為居則常有行色又孰知吾舸之纜之而往負之而
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旋知之其含魚
也欲蓋而彰也嘻以為非魚則持釣竿五十年矣以為真
魚則未嘗得一魚焉嘻太公固得於漁不漁之間者客語至
舸以為真舸則居止以為非舸則若笠之前皆漁樵推罵

之地安知吾之在樓非長
舞風舸也耶今夫天一大春水
地一大船人在船不悟者實
在船之外吾悟吾船獨不
在外也嘻此不可與衆人道也
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耶
而況在樓耶認吾船在樓又
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扣舷
之歌曰滄之水兮如天叶滄
之屋兮如船叶水涵天兮以
春船之載兮薄夫天津索吾
船于津之表兮吾將與泰初
而為隣客和之曰若有人兮
吾為家叶看土不住兮養空
不驅泰始我海兮鴻厖我湖
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倪
舟之徒歟主人為汝南殷德
父氏客為鐵篋道人會稽楊
維楨也
至正十年三月三日記

碧梧翠竹堂記

至正八年秋崑山顧君仲瑛於其居之西偏治別業所架
石為山竅土為池層樓複館悉就規制明年中興之堂成顏曰
碧梧翠竹迺馳數百里記於友人楊維禎曰堂瞰金粟治祝湖
山樓漁庄草堂相為傑介蓋予玉山佳處之尤宏而勝者也
鴻生茂士為予記詠者多矣茲堂之志非名鉅手不以屬敢有
請予謂仲瑛愛花木治園池位置品列曰桃溪曰金粟曰菊
田曰芝室不一足矣而於中堂焉獨取梧竹非以梧竹園有
異于春妍秋馥者耶人曰梧竹靈鳳之所棲食者宜資其
形色為庭除玩吁人知梧竹之外者云耳吾觀梧之華始於
清明葉落於立秋之頃言麻者占焉是其覺之靈者在梧而
絲琴瑟之材未論也竹之於秋而不徇秋零通于春而不為

春娟貫四時而一節焉是其搯之特者在竹而邊簡望麓之器未論也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吾子淮南子為知梧託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吾以託禮者為知竹然則仲瑛之取梧竹也蓋亦徵其覺之靈採之特者書以為取諸物者法毋徒資其形色之外云也子韓子美少傅之辭曰翠竹碧梧能安其業者也徒取形色之外而不得其靈與特者未必為善守仲瑛氏吳之衣冠舊族也有學而不屑於是茲堂之建將日與賢者處談道禮義以益固其守者其不以吾言取梧竹乎書以復仲瑛俾刻諸堂為記

槐園記

按周禮朝士畫三槐公位也槐何以取於三公哉豈其畫聶宵

炕一陰一陽之翕闔而變理之道見焉故公所多植槐齊之君主有犯槐之樹也列公所尊異乎羣卉而不可與凡條錄植于老農之園者比矣故宋王祐氏手植三槐于庭期其子孫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且果相太宗天下謂之三槐王氏吁槐之植私庭而遇如王氏者天下亦少矣北庭文甫氏家于杭之清波門自其祖叅政忽撤公樹槐三章于居之後苑稍治園亭其中名之曰槐園文甫氏彈琴讀書或與客觴詠必于園之所時之與客撫其樹曰嗟乎是吾祖之手澤也予後之人弗克負荷惟懼其敢不封植是樹如昔人之無忘者祖者耶客至園者愛其人必敬其樹知其祖之待文甫氏者遠且大也且咸為之賦槐園詩吁文甫氏能思其祖愛

其手植若是其孝於家者可知矣以其孝於家者移於國
其先于祖者又可知也文甫方強年承恭政之澤將以六品秩
任于朝矣吾嘗交其人識其負大器且執謙而好學忽氏子
孫之為三公者豈下王氏哉異日文甫居高位畫庭槐若見爾
祖之手植也有不惕然者哉槐以人而名則圃以槐而重天
下謂之三槐王氏者不屬之三槐忽氏乎惟文甫以前人之所
期天下之所望者勉之而已至正己丑九月九日記

先霽堂記

宋黃庭堅論春陵子周子之人品曰曾次洒落如先風霽月談
人物于孟軻氏後者子周子也太極通書之著異乎莊列荀
揚之撰不由師傳根極道要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由其人

品之高也擬諸形容者無他風日之光霽而已耳後世不識周
子而求其人以光霽可以識其人品焉雲間任公子元朴開國
池於廬之西偏蒔花竹其中而命其堂曰先霽因友生馬
琬求記于予：謂元朴之先霽其慕于周子歟抑自曾次式
符于子周子歟嗚呼一歲之晝夜非無風與月也而得先霽
實難今夫蓬、然而發乎噫氣掉乎無方迹之而無形聽之
若有鳴谷乎若盈流乎：若行風也而先實形之不先無以
見風之至祥也晶、乎行乎太極泰清乎天中轉之而不窮蝕
之不而証死而曾灰而桃、而中者是月也而霽實旌之不
霽無以見月之至白也風之光月之霽蓋神之至秀而時也
勝人韻士韶暢高明洒然凡塵之表者不似之乎吾於是

感矣風月光霽少而翳冥多也人光霽少而幽陰多也世代光
霽少而屯否多也元朴光霽猶取諸造物之多得之心而應之
境誦詩讀書暇而彈琴握槊與客觴咏以為樂而不知世間
萬物百悴然而不適其情者嗜風日在世出也而堂獨以光霽
所之是雖晦冥陰雨相尋于無窮而吾未嘗一日不光霽也吁
人而似乎元朴也子周子不足慕而已世道之否者乎可以復泰乎
聲明之盛于古也客聞吾言有善而為之歌者曰有光雖風
有霽雖月我思其人憂心愾既見其人我心在悅又歌曰光
之風兮英。霽之月兮庚。風與朔兮月與萌君子之心既清且
明君子之樂式和且乎繫乎任子莫之與京

雙清軒記

華亭南去五十里為胥浦之東有隱君子居焉曰倪益齋
氏吾嘗聞其人而不及見之今年予至胥浦而其人已隔世
見其二子皆孝睦其家孫曰權者尤多才賢而善接師友權
之舍客次曰雙清軒以余為右客常禮予以顯席予亦時領
客造其所不問主在無一也權與父伯玉君聞予至急治茗
具茗餘繼觴詠已而相與抱琴至雙清所當秋月正中八自夜
自游塵不興草樹可數為予援琴三鼓始以長清短清中之
以御風騎氣其聲泠泠如泉走絕壑如游雲行太空如珩璫相
觸于升降揖遜之頃疾徐高下靡不中節蓋月在琴得月而
愈清軒之名雙清非此耶權既與客詹唱雙清詩而又屬余
記余愛權之賢其有志于樂道者歟惟樂道者而後忘世俗

之樂故其心洒然與迹俱清不徒琴與月遭而後得清也世
之層臺複館貯粉黛花筍與淫朋狎伴為留連荒亡沈溺
而不悟者彼豈知天地之氣之清有記於物而於者乎而倪氏容
膝之室無黝堊丹漆之麗其中惟經史圖書一二古鼎彝器
而已方其適於清也衆喧俱息百慮清方寸之間湛然無世間
一物之異此非誠于樂道者能之乎不然吾思澹之清也當琴與
月遭則暫之於月落琴移之際則失之譬之泉為渴飲而甘之
而不能不為醇醑之奪於異日也可不思哉權起謝曰權或
叛先生之教有如月舉酒屬客而自為之歌曰氣之清兮魄
之陰氣之清兮絃之琴維軒有月清明實臨維軒有琴和樂
弗淫我歌雙清寶獲我心解錄之以為記

邵氏有竹居記

松地隸古揚城厥土卑濕沮洳自禹決水注之海然後民與
艸木得休養生息其土性最宜竹禹貢所謂篠簜既敷可徵
也去松之南六里所有邵曰同安仲謙邵氏居焉邵氏自靜山
君由伊雒徙湖長興復自長興徙茲邑仲謙即先廬斥而大
之左右皆植竹因顏其室曰有竹居翰林承旨張公夢臣嘗為
大書其居太常胡公古為既為賦詩復介吾友呂輔之請記
於余曰竹之為物詠於詩有切磋琢磨之喻載於禮有釋曰
增美之喻竹蓋異於凡卉草木矣晉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宋蘇軾亦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也非竹之比德君
子又何以能有於人哉今仲謙氏居有竹亦知有得於竹而

竹為我之有乎若其居有竹而吾不能以有竹也問其所有輒
謾言曰吾吟竹風擊珊瑚也吾掃竹月披琅玕也雲烟冰雪
蔽虧刻無不全於竹也好事者來引之竹所彈琴諫詩成觴
酒以為樂吁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之也今夫虛中抱道之
心貞標絕俗竹之性獨建而不拔竹之木離立而不軋竹之羽
四時寒暑不改柯易葉又其恒也聲中律呂協鳳凰之將
鳴又其德音也啼而斑泣而萌動夫發人孝子之思是又其應
物之靈也故君子有取於竹而必將有其有也仲謙之得竹如
此斯能有竹之有也不然吾懼仲謙氏居曰有竹不為其有也
雖渭川千畝之富徒與千戶侯等云爾竹何有於居又何有
於竹哉吾問輔之氏稱仲謙好德君子也仲謙其克有其
竹不使在居之云也審矣尚以吾言勉之

聚桂軒記

秀在宋為文物之邦至今士多興於學處廬者亦類皆鴻生
碩彥由是廬之坊有曰聚桂者而趙某氏世居焉其子覲尤
知尚文墨氏蚤歲尊師取友學經史談道義不聞寒暑且
題其脩業之所曰聚桂軒之前植桂成行當秋清月高花
爛熳發與空鷓咏其下悠然與桂相忘若友然待制杜公本既
為書其顏而又因司令濮樂聞氏來見且以記請予惟春而榮
秋而悴者木皆然獨桂貫四時一致不媚於春不悴於秋月窟清
寒其根托焉風霜高潔其英發焉豈非卉之仙者乎宜君
子之比德於桂者衆也古者以桂喻君子如淮南小山之詞

蓋傷賢者不得所而招之無隱者也晉郤詵對武帝曰臣射
策為天下第一獨桂林一枝則高又自標榜而志於不隱者
也余未暇論天下士即秀一郡在宋則有莫氏五桂者以一
門皆五子皆明經擢第天子賜其親以紫衣金節之華故人
比燕山之實我朝設科取士則有若黃氏玘父子俞氏鎮
兄弟洎蔡氏景行陳氏允文鮑氏陸氏景龍徐氏達道歲
登賢書皆桂林之選也繼諸君而來者殆未已焉覲因於
諸君之文讀而知之或請業而師之已他日借計史上春官
對策大廷天子賜覲進士第覲將為桂之顯者追榮莫氏以先
欲士子之聲豈得為山陽乎聚桂久會方作於樂陶氏余
嘗主評裁而士之與是會者人國以欲之桂侍之矣覲其可
以桂自隱哉余故記聚桂不唯勗覲且以勗其同門同榜者
云

桐香室記

秀漢氏其府君居濮澤之桐鄉始居成聚已而成市其土廣
而墳無高山大谷之深阻所植多嘉樹美箭舊說有梧桐盛
大鳳皇常集其上故鄉以名余弱冠時游者嘗識濮氏樂聞公
之折節下士尤切教子弟不遠千里而聘名師其子仲溫好學
不勸題其脩業之所曰桐香又取詩人李長吉語以名也後
余在吳無有為典市官者日中與市者相質齋夜則歸誦書石轅且嘗道
書於余道其所志欲請業焉則知為仲溫余雅其人生紈綺
家且既仕而又志學若此非賢者能之乎已而仲溫棄官還

家尊師取友以卒其業者余在雲間仲溫又介余友鮑君
仲孚招徠予公觴余知止堂上仲溫退侍余桐香室中相與
榜讎經籍商論文墨為事濱別請室記錯離騷子著書天
下香草以比有德之君子傷香草立愛而不芳者有以而未聞
以桐蓋卉之弗靈於性者不穠於色則烈於香不烈於香則
厚於實而已耳惟桐性靈花之拆葉落之占麻者以之而其
枝之所傾有以集鳳凰材之所取又有以中琴瑟詩人者以
香屬之殆不可與凡卉之臭味同議矣故曰桐之香鳳之待
也嘻桐之香鳳之集德香而爵祿聚理之所必臣者仲溫
植其德以植桐然自拱把之日無牛羊斤斧之戕勢不至
于宵蔽日不止也根益深蔭益大香益遠吾見仲溫爵

祿也 天子賜進士第起身以顯揚其親以展布其平日師
友之學可計日而候已故余樂為記桐香使人知桐香非豈為
待鳳之其實濮氏之德之符也繫之辭曰梧相生矣在濮之陽
桐之香只繫鳳之翔繫鳳之翔維君子之鄉梧桐培只在濮之
除桐之香只伊德之符伊德之符維君子之居

明誠齋記

淞之南五十里其中水曰大泖水清而土墳環而居者多聞
家著族歲治土田給貢賦外不遠千里聘多師教子弟最者
曰朱陳邵呂有曰五叔者蓋邵氏之圭子弟也予嘗聞武叔
兄又伯高爽而好學一時功夫樂與之游不知又有武叔競爽焉
武叔事父兄各極其道事師尤不遺於禮且聞脩業之所進

曰明誠蓋以昭日誦書史其中所以交當世之賢人君子必
此焉浙息而聲色狗馬之好一不以經意鄉之先達無不器許
之間從外舅倪伯玉君來見且請言以著明誠余喜松子弟多
嗜學而邵氏余不無言取然極其至而論則聖人之道一誠也
天地之運一誠也天地一息不誠天地之運歟聖人道一日不誠
聖人之道消聖法賢天法聖明此爾誠者誠此爾聖而無不
明孔子之徒是也賢明而無不誠顏曾之徒是也明則知誠則
行也易曰知至之所與幾也非明之始事乎知終之所與
存義非誠之終事乎譬諸偏鄙者必知道所由陸轅太行所
水航滄汝不或於天下之勞峻斷港然後星行夜宿積日累月
漸于達而後止此非明誠始終之教歟故明誠之功極于天地
位萬物育聖人之道于是焉與造化同流於乎至矣武城即子
說以合中庸之論而用力焉余他日究子所成以徵子學之不自
欺者的不子妄也大師道而光祖德者不在武叔之祖為琴
岩老人者余所愛敬也其師東岡先生余所友也武叔歸而
質之以為何如

漢居琴樂軒記

古樂器所存惟琴瑟琴蓋古聖人有道之器而至樂存焉故
顏淵得聖人之道而託之琴也陶潛得聖人之趣亦託琴也
師曠嵇康阮瞻之徒非不工於琴藝而已耳道也趣也其樂
內也聲有可也無可也藝者其樂外也聲不得而無哉松
陵曹某氏闢室一所前俯古溪暇日鼓琴於其口題曰漢居琴

樂間從陞有經氏來謁記予惟琴雖古樂今之琴絕與古及矣
古人樂於內今之樂於外也善琴者有倚蘭白雪離鸞舞
鶴御風騎古操之製也不知古操之製古道之所託也今之
紉綺小生并珥婦女以勞為學者往務為齟聲以悅今耳是
列雅於鄭衛之音何有乎古聖人之至樂哉予嘗聽氏琴也
曹氏獨好純古淡泊之音寬於內好足以裕焦哀湮極之
疾則於顏之道陶之趣其得否未外知然非樂於聲紉綺
小生并珥婦女者比也不樂於聲則於樂道似矣抑吾聞
伯牙氏之學於連成是也置之絕島之間觀風水之瀕洞山林之
香鳥悲獸號之慘情一移而琴遂最天下曹氏之居溪上也
流水終日澌之鳴階除聞若金石交作而清奏鈞韶也高陵
大埤烟雲賸蕩在自戶外其朝夕之變不同也即物象之變
而寫之於琴音知其符連成子之教矣吁是道也豈紉綺小
兒并珥婦女以吟操攬解習於工師之樂學以為樂者哉子
它日挈舟過溪上聽太古之音以見聖人於穆然頽然之間尚
當為汝賦其樂云

桂隱記

至正九年春予赴瑣溪呂氏塾之賓塾與其仲氏德昭甫
隣德昭甫聞居室之西偏植桂數十本顏之曰桂隱嘗觴予
桂隱所因求記余謂山林之士托草木之芳以隱者多矣或
以菊或以蒲或以瓜或以松或以竹以梅以楠以李以槐者不一
足也而已桂託隱者鮮聞德昭甫其亦有慕於劉安氏之

小山者乎安輕國位與山澤之儒游八公之徒為賦小山之詞
其招隱有曰山氣籠嵒石嵯峨溪谷巖巖冰增波猿狖群
嘯虎豹嘯攀援桂板聊淹留知桂之所記在巖谷斗僻之地
足以為君子隱所也今德昭甫之居無石之嵯谷之巖猿狖群
居而虎豹曾也桂之列在庭其途人所見且引好事人抵其
所得為小山之詞之隱乎德昭曰吾取桂以德不取桂以地
故曰桂因地生不因地桂且桂月窟之產也兔公蟾母之所託
以為隱者固非人間世及之所得有間有在人間世者不幸為
墨卿詞客資之為決科取祿計遂名為科籍豈桂本志哉
歌隱于小山者必于桂是言蓋知桂者無如小山矣桂不以
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無信而改德易行也吾有志於桂如

是何暇計隱之山不山也哉抑予聞小山之詞招隱耳非有
隱也德昭甫尊德樂義雖老而好學不能遂吾見中朝之士方
有續騷歌而招德昭者德昭其德得亦隱於桂乎是年九月
十日記

水南軒記

家華亭長泖之陽其里曰胥浦世以孝友之行修于家而
義方教子弟者曰陸宗敬氏即其居之偏而顏之水南者
則其孝功燕處之地也陸氏自吳巽侯選開迹華亭大司馬
抗有平國功二子曰機曰雲又以文章著稱於世且姓其小字於
山川故子孫氏至今十有餘年猶魁然以人門為淞聞族士
衡之詩曰鬢髯谷水易谷水即長泖也蓋其生之所樂

去之莫鄉而不忘歸志不遂卒有感於華亭之清淚也嘻
谷水不遷亭鶴自語里人至今思而悲之今彦功有先之
序在谷易而名其軒曰水南上有垂白之親下有無舞裸之童
有賢師良宦之際樂其樂而不知世有崇高權貴炎冷
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倚於高山流水之外同志相過索其人
於水之南相與南道名理為事此豈紈袴少年之情哉可以
稱二陸之鄉之賢俊氏賢彦功賞隨其師黃公子謁余瑄
溪其識其人高朗有雅量吾已喜其為陸氏佳子弟矧又
成之以賢師反之學抑余宗敬有才而不得究於高年其
報在子孫彦功當有以顯其先矣嘻綿華亭之世澤補遐
祖之初志其又不在彦功乎彦功以余言勉之而已

耕閒堂記

予嘗評閒矣有任而閒有耕而閒有游於任農之外而閒游
於任農之外者其閒不容於先王之世吾置而勿論也若既任
而馬閒者事若優而情或有未知則閒亦謾爾惟耕有餘
力而後閒迹若苦而情優非世俗之閒有所矯激而後得者
比已雲間倪仲玉氏不仕而歸農名其所居堂為耕閒農之
暇難肥豕蕃家所釀谷作春輔會不閱月而熟仲玉作輔會
必與親戚故舊而作堂上極夫琴歌笑咏之樂而後止胸中
廓然無一物之留戶內外熙熙然無一世故之撓非吾所謂迹
若苦而情至優非世俗之閒有所矯激而後得者耶仲玉且
自記曰吾祖從御史大夫具亦農耳其勞至帶經而鋤計

其閒不如吾之耕餘及其耕而仕也閒蓋不得假吾之閒不
廢於耕而經亦不廢於吾子孫吾非太平之幸民先德之慶
齋歟余客呂氏塾而仲玉之堂為余塾南隣且嘗與觴豆
堂上遂以記請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穀我士
女余亦將休矣甫田三迎上與子孫為耕耦暇則與子孫相
格相擊土鼓以祀先嗇之祖而且有三穀吾之士女也豈非
甫田詩人之樂哉爾祖得失吾又何議仲玉喜而起自歌
曰仕而閒其志煩其情難其清而閒其志安其體胖乎吁嗟
閒先子各豈以耕之寬易仕之慳乎

舊時月色軒記

松陵陸子敬氏吳大族以宗景咸聞子敬之先嘗築侯光

堂於分湖之北壘石為山樹梅成林日與翹人碩彥觴咏為樂
沒百餘年而子敬克守其業又葺所居之軒名之曰舊時月
色取姜白石詞語也書來以此記請予惟古今人輩生幾滅古
今日幾圓幾缺人有古今之殊而月未始有古今也月與天地
一無窮之運亘萬古猶一日也今人不與月存則謂人舊而
月新月不與人生則又謂月舊而人新也白石為范石湖氏
民出任于朝歸老于家也時異事改求昔日之所見者惟月
在梅耳持酒相對恍如遇故人於數十年後豈不有舊月之
感哉子敬是之不忘其先見月於梅如見其先宜其同一感
也然草木以時計閱歲而一新舊也堂池以歲計閱世而一
新舊也月一古之而無被故體有盈虛而卒莫之消長時有

升降而卒莫之始終也豈一草一木一池臺之新舊而得為
月之轉舊乎雖然天地一物也月一天地一物也其生無死蓋
亦有數焉朔而載明于西晦而終魄于東以月之生死候
一旦暮耳先天而生明之根後天而及魄之極此月之一大生
死亦一旦暮而善觀月之生死可以知屈伸之義矣吁是豈石
湖氏觚墨之客所能言哉異時予將泝三江過垂虹訪子
敬之所居呼酒酌東軒上歌長庚之詩以問月自玄黃判
而月生者今幾年以令人而能存古月者復幾何人君當酌
月而壽我、固中舊客也

東阿所記

按隴西志東阿谷在醉仙山隱者所棲也氣清境勝草木

繁蕪此少陵杜氏屢見于歌咏而不厭也其詩有曰船人近
相報但恐失桃花陵蓋此其景比之桃源矣松之南里曰璜
溪之上馮生濟世家馮生於廬之東又治讀書室顏之曰
東阿夫東阿去秦地數百里而生以涖之名者取景同不取
地同也地有水竹之美在璜之東隴軒又東嚮謂之東阿
固宜當夫朝陽方升萬景焜耀鳴雞在樹嗟然白鵝蒼
鷺與文勅鳥在水者泛然陽陂打蔬者數十品瘦地少
粟者五種熟高人逸士時過其所話祖更叫嵩東西村如
隔島外也未可知居東阿數十年家者比生何若哉昔少陵氏
據攘妻子流離極死之憂雖有東阿能一日居乎今生於
之詠東阿非實居也使少陵實從東阿遭世全然之時又
無任官東西之榮優游為誦詩讀書於阿之所暇則杖策

溪上觀片雲雙鳥其悠然自得蓋與東阿之詩人同一遠
意而非衆人之所能測識矣夫彈絲有得不必琴臺流觴
有不必蘭諸東阿有隱者之東又何必醉仙之谷哉書諸解
為記又為賦詩曰問君讀書所在東阿東阿何所有水
竹蔭陔陶鶯羽飛隼雉長頭鳴鴛鴦離原上砥濯池中
荷桃李源在人世豈必在陽山阿今日有良會同志式相過
我國中蔬具酒旨且多請君考吾槃和我軒中歌

中山堂記

秀澤國也出郭無山許可久氏居城東門外顧書其堂楮
於中山介予友陳德初見予舍次且請記惟洛為地中而嵩
山天下之中山也可以久家去洛凡幾何里隔嵩凡幾何山鳥
睹太室少室三十六之峯乎可久曰吾家許由君實隱中
山繇龍門南有高山大四絕諸峯下立如引頸仰其之高
者至今字之曰許云孔子生魯稱殷人太公仕周不忘乎營
丘重本也吾不居洛而稱洛中山豈徒慕中山也哉嗚呼重
本若可久氏者可已雖然吾膏病君家許由君悻然獨潔
其歸不肯入堯舜之道非盛時所望也吾聞天地扶輿英淑
之氣聚于中州而州中之山惟嵩當之王治將與嵩必為降
祉生英佐故詩人歌之曰嵩高維嶽峻極天于維嶽降神
生甫及甲中之利于時若此可久追述山中其徒尚夫遜歟
抑有以應詩人之歌歟是為記

遂初堂記

橋李東去六十里為鴨湖又航湖而南六七里為趙君初心
 之家君故宗正子姓也常以今選異等遇知天麻大臣涼國
 公轉官至羅斯白宣慰都事循是而往躡高據要可計
 日待君顧自畫之行年六十而以老自休稍為園池樹堂其
 中曰遂初因余及劉漢傑請記余既高君之尚遂弗辭人
 心之良莫良於其初而有不能良者蝕其初焉耳故君子
 論心恒尚初雖既老而貴乎遂也晉孫興公負一皆清名嘗
 自賦遂初詩弗克遂強預家國事取專政者嫌薄君年六
 十六未致事一旦若悞悟五十九之非執政者方侍用之而居且
 休矣精神思慮卷為也有視存利祿若涕唾盡分白四子而
 家督者受政君勝自挾侍者數人與鄉之官而歸者往還扁

舟間好事者時載酒戶外君握手堂上說舊時典故辨古
 先明理驩甚慷慨激烈發為歌詩比之晉士取人嫌薄而訖
 不遂初蓋異日也道且其言曰堂之築固以休子老而遂吾
 初而吾初之遂者實將以竟吾母夫人之驩奈何堂成而母
 逝矣今吾若雖額堂以居而不吾知心之恒有母也嗟乎與生
 俱生者愛親之仁而初心之至也又未知晉士之初有是不也
 是可記也已又從而歌之鷓之湖兮清且腴溉我田疇兮鳥
 鹵為禽出有航兮食有魚歸歟歸歟我親我娛親雖逝兮
 我心在廬遂吾遂兮我心之初遂兮鳥知其餘

晚軒記

秀有芋水世家為威秉肅以晚自命所居之軒且予曰某

之名軒非其以芻水宜晚之景也其不幸幼為膏粱兒童不幸早孤以冠齒當家督里中寡少我弱我攻取者四面至而學日與家落孔子謂三十而立今踰去其年而吾未知有立也不其晚乎故名以自傲幸先生有以教我夫物脆於早而固於晚脆則薄固則厚物之理也人之成器何獨不然故老氏有言大器晚成名言也子不觀夫藜藿與楸楠豫章乎藜藿之生煥然一日拔數寸而其材不可以為樞榱楹豫章長麻七年而後一覺而其用可舟楫梁棟速成者其功劣晚成者其功大其象已乎誠有志於器之成也何嫌於晚乎余交秉肅氏得詳其性行才質皆晚之器世之士多尚神和而秉肅獨以介尚巧言詔行而秉

秉肅獨以直尚險奔而汚竟而秉肅獨以夷以潔也是得晚之道也然彼以速為功者足高於連屨到埒之間峻躋而極譁自謂高鳥快駿不能踰不知足一躓則育妄植垣顛隕於陷窞而不知有援而救之者則其為速莫晚甚焉余之進若晚而他日功成名立訖為大器則彼之速者莫我追也已子以余言勉之余未老且將卜隣芻水上尚及見子之成於晚也

顧氏永思家舍記

襄陽顧必有之六世祖宋大八將府君某與其曾大父興能府君某大父檢閱府君某暨傍親黨林在越諸暨花山鄉之文山至正六年夏四月辛酉必有又葬其妣孫夫人

于域次既奠作室於墓左之南若干步以奉先世及妣孫
夫人神主俾邑人何壽者序之凡春秋祭祀冢舍之政皆
有著武室大小凡五間既成名之曰永思冢余蓋取諸下
武詩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也而又因吳興沈自誠氏見于
吳門特記惟孝之為義大矣為人子者生盡其愛敬死盡
其哀戚可謂孝矣然親在則禮與親沒則哀戚之情曰遠
而曰忘者人常也非資如大舜為純孝之至則不能終其
身而慕焉故君子設教懼其久而或忘也為墓之郊而封
楸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哀為忘而悲哀之所以致其思
思存則親雖遠其能忘乎或曰墓祭之禮君子所弗予也予
惟謂親之手澤口氣在器物者尚能動其思慕致其哀戚而
不忍用也况冢墓親之體魄所在乎升高而望松楸下丘隴
而行虛墓之間榛棘凄然霜露皆降君子於此其有不戚然
連其思者乎思之永則親之沒雖百歲之久猶一日也吾聞顧
君者親喪不忘常廬居於冢側會有四方之事又治精舍以守
之可謂永慕之至者其先有永慕亭在墓下思敬亭在墓南
八十步皆為余享所歲久傾圮舍今名永思蓋亦無忘先亭而
緘其義者歟嗚呼顧氏子孫雖遠去墳墓敬處于四方也然於其
親色未嘗絕乎目也聲未嘗絕乎耳也志意嗜欲未嘗忘乎
心也其於永思之義庶幾其無忝已是為記

思亭記

姑胥王斌氏早孤事其母實謹甚為無錫州屬吏迎其母

就養每雞鳴起溫言色朝其母始出夕復夕母躬土食母和
更事斌白所行善母說即不善母為減眠食斌母體順其行
事益畏恭母病斌即給體服不解衣曉待藥食母沒斌執喪
哀慟骨立吳俗葬其親以火斌惻然追傷其父不及齣其窆
黃腸其棺葬母閭門外之原復築亭原上名曰思服踰祥酒
哀哀泣如始喪且跣來乞余以記其所不忘者余謂后山陳氏
嘗記甄君之思矣雖然陳以目視其心之思惟其戒於不肖者
異思時為庸人言之爾君子者不然霜露既降君子履而
愴焉雨露既降君子履而惕焉思其親居處思其親笑語
又恐其親所嗜所樂思其存則若存之至若將見之此君
子無時而無其親者也無時而無其親雖親在九土不在九
土故思非物自外至者根中出者根中出不在登高而望松
梓下丘隴以行虛墓而後有之也夫物之係於見不見者存
亡以目而存不係於見而不見者其惟忠乎嗚呼此君子之孝
思也斌事親有至性又志乎學古者其於君子之孝思庶矣
若曰見亭始思亭云則思去思不能存終勤以慎行夫身以
圖榮其親豈君子望於其親君子望於斌乎斌起拜言曰
斌不肖敢不恭敬先生教以終君子之孝云

十月十一日校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七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八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記

竹林七賢畫記

右七賢畫一局四明梅氏之作施景芳氏之藏也七人落筆而書一閣筆而思者二捩髭者二擁鼻者一背胡床而面仰空者一非遊心於嶰谷君山則湘水之斑淇澳之漪者歟按史七人者魏國嵇康河南山濤琅琊王戎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向秀沛國劉伶也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是也予嘗約史評之顯用於時者濤與戎也濤司人物之銓者十年粗稱得人然所甄拔隨上意向後先則未為忠直戎

徒若論誌於子房季禮之間搃鼎司而惟務苟媚及醫亂
乃欲慕蘧伯玉之為人至於握牙籌鏡李核其鄙有不足
言者他如秀始有箕山之志而之洛為時主所機伶專以酒
為務酒德之頌乃其失德之自著也成又縱情越禮有不
忍言者惟康以才俊氣豪而不免東市之及海內之士無
不痛之藉廣武之嘆蓋以英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
有濟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誠德時行志願未知其究者何
如耳然吾又悲夫與牛氏之養賢不在朝而在林也夫國無
仁賢則國空與牛氏之國不亦虛矣乎而後世又使李孔
韓裴之徒相與跡其道於竹林之後其果竹_行之而樂見者
歟賢之而樂聞者歟嘻至正八年春二月三日誌

聽雪齋記

金華戴君良過陸謁余官次明旦復持卷來曰良所齋室
鄉先生柳道傳公嘗書聽雪以顏之未得記而公卒且令良
有請於吾子幸吾子賜之言予重違柳公契濶意而早喜良
之切於雪為之言曰雪一也聽有不一焉僵而聽卧戶之士
羈而聽被錢之夫業而聽又甕牖之儒蓬廬之漁耳戴君
氣盛志廣而才甚長見時顯貴人咸喜而與之進出鄉遊
通都且將北上京國有風雲之會而於雪也奚能效前所陳
者聽邪抑聽雪以聲固不如聽雪以理者之為聽之深也今
夫雪也出玄而生白似化藏於密而散彌六合似道將集而霰
先為似幾陰澗而合見暘而消似時匿瑕藏疾似量無論

常卑夷險一稱物以施狀似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戴
君反之在已不在雪也則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然
吾懼之所聽者卧戶之飢士被錢之戎夫臍之窮儒蓬之
寒漁而已耳何取柳先生之屬於雪者哉君起謝曰良因
知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音子之教也五洑之麓歛廬在
焉遊將歸矣請書為記

蔣氏凝碧軒記

吳興蔣君廷實屏居大湖之陽築室數楹開小軒為游息之
所軒瞰翠竹之林外湖水棠帶湖上之勝於是為最遂
以水竹故名軒曰凝碧徵余記余謂水之為物止而通竹之
為物虛以直惟有德者肖之君為吳興望族不以賞為樂而

隱於寂寞之濱如野夫田叟更種竹千个列于讀書之軒
軒外日見鷓鴣夷子所游三萬六千頃之森茫仰觀湖中山
七十二峯之秀風飄沙鳥雲烟變態集為一几案之具而
君潮游於此夕息於此水竹之姿凝於一碧者蓋野夫田叟
不足以知之而盡在君之肺腑矣其見於筆墨為詩為畫
者一凝碧之所發也雖然凝碧之樂於耳目者淺也吾意
蔣君之所慕者凝碧之所性也方其開軒見湖與天上下
萬頃一碧撓之不濁澄之不清甚而流注之潤綿亘三洲于
數百里外其及物之澤不可算也矣君子體之止而通者
不於是而得乎坐軒而對竹本固未茂貫四時而不改柯
易節干仞而不回不撓君子用之虛而能直者不於是而

得之身吾嘗過軒所愛君年方妙而好學弗勑軒中左右
陳列皆古今書史又日與士大夫切劇講肆周旋於水竹
之間據出發粹是直行益高道益茂既宏乎其內必揚乎
其外吾懼其間居之樂不果於凝之地矣若夫留連光景
於几席之間放肆詩酒於禮法之外則非予之所望於蔣
者也

石林茅屋記

維揚劉士衡有宅區在井邑之中而扁其燕處之室曰石
林茅屋客抵其所成語其矯誣曾無異乎索車水中求魚
未也士衡則曰吾井邑其居山林其心也太原趙子期既為
作小篆書其顏而又因武夷蔣思文來吳求志於予謂

世之人於可欲所在未嘗不奔而遂之而得或至決性命而
後厭正山林枯寂非欲之在擬之弗去非心遊於遂物之外者
不能取人之所不取也士衡宅市井爭奪之場而獨取人
之不取於爭奪之外吁若士衡者豈誠市井之人哉予因士
衡之遊心將以誘夫見欲而未化者也夫石林茅屋在大
山硎谷之所其去士衡之居計其道里之勞莫知其若干
舍也而士衡以一遊心得之若身倚枯株肯戴斷茨不知華
吾堂者為金碧朱紫遠吾事池者為珍木異卉也嘻使移
是心於玉山珠海則玉山珠海入吾帟移是心於玉堂金馬
則玉堂金馬列吾舍是揭鑑招景紫閣谷納聽之象也而士
之能悟士衡之悟者或寡矣故予重言也使見欲而未化者

知天下之尤松足以易者之境者皆士衡之石林茅舍也書其言
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蒼筠亭記

毗陵路義道田鄉選司積史孺姑蘇會府年勞滿而因家
為舍東築亭為宴游所亭前樹竹數十挺蒼翠几按備
然林下風也吳興趙雍為書蒼筠名其顏義道屢觴予亭
之所遊徵記余謂竹之為物草木耳然有異於州亦登聖賢
之經傳者其德也故詠於詩者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詩人以此竹之色與武公切磋之德也記
有箚者曰如竹箭之外節之德也竹之見於詩禮者如小則古之
君子取於竹者有在矣世之取於竹者異乎君子之取直

物之私爾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是也甚至遺落世事蕩棄
禮法相與沈湎景先以為曠達是竹七賢於人、覆累乎竹
也吁竹之所見如此世道之不幸抑甚矣今義道之取於竹
也抑取詩禮之所取者歟抑徒取其七賢六逸之逸游者
歟吾聞義道自其祖以來三世以詩禮傳其家義道道方
延海內師以訓其子於是亭也左右圖史客至相與談道
義顧瞻筠之蒼然者出於條蘓榮瘁之外不啻若友然
則知其取於竹者在詩禮之所記錄而詠歌者諗矣凡今
之人一庭一戶有取於竹者皆如義道焉其不為世道之
幸乎哉書諸亭為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李氏全歸菴記

昆易李靖民氏既葬其考蒙齊公于康山先塋之附其家
舍曰全歸蓋取公垂終語以名綽石且既銘顧全歸未有
記者以之屬予曰吾子辱與某友慈幸而界之言不唯其不
肖孤之光先子有之將不憚其齡不六十也予唯曾子之言
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又曰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可謂全矣然其全有二焉全體也性行也性行弗全
而謂體全其全弗當也曾子之啓手足全也而慎五孝以恐
乎慮辱其身哉及其親者全之至也按銘者言公生宋末年
十三丁改物之會不幸大軍掠之以此遂為即者偉不氏家
兒服其中蒙習其語言文字越七年始獲南旋而母夫人
逝矣公泣血追服葬祭皆如禮甚又十年朝廷開國字學

諸驪公以通國字首為本郡學教授居官六年記試絃之
史譯實勅於公書上吏部將改調而公無任志且尋隱
竹林期盡其餘齡屬纊不亂語諸子不及家事惟誦曰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曰全吾生以歸之期從先人於九
京也公之始末如此或者病其出與處迂行於性乖謂之全
果合子與氏之訓乎余曰有孝幸不幸父母俱存室家胥
慶服勤以終養不服閭不臨危以保其遺體此人子之至愿
及變故粹至不獲保有其身而隔截其親此人子之不幸也
丁虞身樂正子之不幸丁創足也公之不幸曾何傷於孝乎
追服英祭之盡其禮曾何慚於性之全乎君子道貫精粗
行周隱顯公之史譯成而身退任止久遠之各適其可也

又何漸於行之全乎若是則公之奉身兢之獲歸全於地下
從先人者非徒以全體為幸也矣靖民聞言起再拜曰吾
先子之全歸徵斯文幾不免又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
母惡名不肖孤敢不重幸請勒諸石為尚有以倣吾後之
全世二無忝云至正八年九月己未記

張氏瑞蘭記

蘭王者香也其生或與神明通晉羅威家其庭或生蘭史
因以為德行之感然則蘭不期而生自生者非偶然也必
矣吳人張雲景氏葬其親於武丘靈壽岡之原斬州治壙
見業蘭一種獨秀於荒草茅棘之間實青鳥氏點穴之所
也亦豈非孝感所及天有以假之為牛眠馬踏之兆耶蓋吳

中土風無論貴賤家親死悉棄於火夫火尸乃三代治惡
逆之罪以示陵遲而絕之人類也奈何吳之人子舉惡逆之
刑以待其親而曾無天誠之痛耶景雲氏獨能痛其親拔
去惡習營善地以藏其親躬負土成墳廬墓者三月而不
忍去其情有不合於天者耶宜天有以托諸草木以表之
也父老謂余曰蘇之有蘭皆市之於他所靈巖天平雖名山
皆無蘭苗其中雖植之不生也信其言則景雲氏得蘭
於藏親之地其為孝感之符也信矣哉其友從倫圖其蘭
于卷又請余記於是乎書至正八年四月四日

怡雲山房記有詩

山中雲間物也而未始閑也自其閑而觀之則貞白子之所

謂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是已自其不閑者觀之則
釋子萬之所謂雲去作霖而不似老僧閑者是已昆易魯
倫甫居有東山之勝自其王父糧料院公為園池甲其里東
山之雲英：然被林壑者倫甫又取而為几案之物其怡然
自悅不翅世之所樂乎金玉朱紫婦女狗馬之有乎其前者
也於是自命其山房曰怡雲而謁記於余余固未知魯甫氏
之雲其貞白子之所云者乎釋子萬之所云者乎魯甫氏曰
範也聞物之有性太極也物之有動靜陰陽也而其微莫
顯於雲惟雲根於極也故其體有消滅有斂散也而互動
靜乎陰陽故其神用有膚寸之合不崇朝之雨也儋崖之
人以儲芋生熟識週歲流泉之人以月生死識晦朔取於物
者粗爾余以雲之根識極動靜識陰陽則余之怡然有得
者豈徒積金山中宰相之為怡者哉予聞其言而知魯甫
氏之聞道於雲也道在是而雲之怡不必閑也雲之不必也
遂登其語為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東山之雲英英注叶兮積白雪叶侍曾冰叶兮吾與雲靜時行
而巖兮東山之雲靈靈兮反風伯子雨工兮吾與雲動時
止而通兮

村樂堂記

吳人朱仲明氏居閭闔三橋之西面大河官橋賈船日憧
憧故乎其前堂之背則又退為園堂與甲更接保社時
杖履可往還也於是名其堂為邛樂既自蒙書其顏而又

張古碑墨于四壁曰臨江張仲氏之記也仲明以仲記非本
室語屢觴余堂之所集姻合友以樂其所樂者樂余而請
為之記余惟君子非造道不足以言樂非知樂之有在不足
以得道樂可以聲音笑貌云乎哉今夫富貴利達之為樂
順而易貧賤之為樂逆而難也不知富貴利達之樂其樂
也以人材之樂也以天以人樂夫人而能樂也以天樂非與
同我者弗能也惟其樂與天相似也則君子之樂不獨在
村已窮而樂以邨者此樂也達而樂天下者此樂也故樂
之有在不在窮與通也吁村樂之樂又豈邨而已哉仲明
嘗遺其子奎游于門以問道父子之樂乎村者知協以天
則吾必謂之知道也已矣書諸堂以為記

善慶堂記有詩

至利在天為一元在人為百善故善必有慶和之致也然庸
人為善與君子異君子安處善而慶自至庸人徼慶而為
善慶非徼徼而得之也徼者慶之叛也二者公私相去不能
以取故天下之慶不得於庸人一時竊取之私而得於君子
日用善行之積也孔子於坤之言文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君子不以善小而為惟善小而必為故其積也日登焉若山
日待焉若海積之厚者慶之長也取曰有餘慶崑之張君
景罡築室與之陰夏駕之易歲聘顧師教子弟其中日交
接賢相友治酒事必升堂講古飲禮黃髮齒文衰斑
青紳翠帔香列後前自以為宋獻魏國公後百年餘澤尚

演為四世相望之慶故名其堂曰善慶番易周伯溫久為
大書顏之而未有記之者景暉既觴予堂之所且遂徵記予
以崑古嚶邑也其俗競節物信禮祥雖世家大姓咸尚物
佛鬼徼福田為利未見有以詩書禮義為務而得餘慶之
長合孔子之言者也今於張氏之門見之於乎張氏之慶必
復其始當有子孫名世者作矣故予樂畀之文

鐵江沈、其流長深矣、新堂有書有琴有橋在高有梓
于陰君子慶只少伊氏之覃宜爾家屋和樂且湛鐵江
湯、其流深長奕奕新堂鳳鳴于陽左書右琴其椅
其相君子居止嘉賓式燕以慶叶子孫樂只壽考不忘

嘉樹堂記

吳之練圻有隱君子家為恕齋強氏其先八世祖某自汴居
吳遂為吳人手樹嘉木一本于中庭在志曰雖栢子俗云皂
莢者其根抵母堂背蓋因、然蔽風暑色理堅緻不為蠹
螳所近其閱歲已二百幹益碩大枝葉亦華實益美茂於
是強氏子姓繁行亦且二百餘指而有食君之祿者矣余
過其家見其樹而知其先德之覃於後者未已也恕齋持
觴為予壽且請記予聞諸傳季孫宿有嘉樹為韓宣子所
美吾不知其樹何樹宿曰何不封植此樹以無忘函弓之詩遂
賦甘棠夫季氏子孫為魯公室斧斤樹之封植其德敢比
召南哉宣子茂魯媚季其嘉季者果樹乎世澤如甘棠之
後若孔子之檜田氏之荆王氏之槐是已此非其子孫一時封

植之功也一本之深百世之下固有若神明護恃者在焉非偶
然也嘻孔子之檜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如田氏王氏爾可矣田
氏王氏不得而見之若余強氏之植非田氏之荆王氏之槐
也歟非所謂嘉樹有而先傳記者歟夫前人所種斯收於
後人後人所培又以國前人之本怒齋伯仲皆清脩好學尊
德而尚義周人之意高至於捐金粟以助國費而利祿之心
未嘗入焉其於樹所培者厚矣前人植之後人培之一元之
氣雖毋百世而可也豈直八世十世而已抑余聞梁甘露降皂
英樹世有幽宜書載虞晚浙技事施報尤捷果信也強氏
義施之報吾將慶甘露之降是樹

小桃源記

此篇見前

隱君顧仲英氏其世家在谷水之上既與其仲為東西第又
稍為園池西第之南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問朝
之室曰芝雲東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又後之館曰文會亭曰
畫畫舫合而稱之則曰小桃源也仲英才而倦任樂與賢者
居而適以賢居余：抵崑仲英必迎余桃源所：清絕如在
壺天四時花木宴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余既預
讌落室仲英且出文木板求余誌榜屋顏余聞天下稱桃
源在人間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洞又有小者云據
傳者言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
好引其可以為高而不可以入中國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
離離亟闕其接也易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然

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彼吾何取乎哉若今桃源之在顧氏居非時託之引諸八荒外也入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弟以職吾友也友有朋儕咸黨以職吾任與嫻也子孫之出任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劣哉然而必桃源名者留侯非不知赤松子之澆澗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游知之者以為假之而去也仲英氏亦將假之焉云爾仲英蓋雖強而志則休矣其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猶以為小云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大絕俗而去已或曰崑俗信仙鬼甚貴富家有駕航冀風一引至殊島見瑤池母東方生乞千歲果啖之而顧氏家弗能從此小桃源之名於崑也

仲英聞予前說喜中其志又聞後說而喜人之億其中也并書為記至正八年秋七月甲子

玉山佳處記

崑隱居顧仲瑛氏其世家在崑之西界溪之上既與其仲為東西第又稍為園池別墅治屋廬其仲名其前之軒曰桃源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後之館曰碧梧翠竹亭曰種玉合而稱之則曰玉山佳處也予抵崑仲瑛氏必君子佳之而且求論勝屋顏按郡至崑山縣華亭陸氏祖所寔生機雲時人因以玉出崑而名山崑邑山本號馬鞍出奇石似玉烟雨晦明時有佳氣如藍田焉故人亦呼曰玉又曰崑而仲氏之居去玉是舍遠矣以佳名哉山之佳

在去山之外者得之山中之人未知也如唐之終南隱者與司馬道人指山之佳身固在山數百巽之外也雖然終南之嘉終南之隱者未知也借佳為捷仁之途千古慙德至于今山無能掩焉若仲氏之有任才而素無任志幸有先人世祿生產又幸遭逢盛時得與名人韻士日相優游於山西之墅以琴尊文賦為吾界還之樂則玉山之佳非仲瑛氏弗能領而有之吁與鍾南隱者可以辨其佳之誣不誣矣予嘗論山不能重人而人重之耳望以剡子重荆以卞和重峴以羊叔子重紫金山以八公氏重他日崑之重既以陸氏玉之重又不以仲瑛氏子不然山以玉名者衆矣若鹿若灑若龍城若中巴若滇也雲水上饒山陰星沙橫浦皆未嘗無

無玉之稱也求佳之賴人而重者如仲瑛氏則玉之稱山者毋亦土石之阜焉爾君子有何取乎哉仲瑛識曰瑛何備而得比古哲人竊勉焉以無辱先生之云也遂錄諸堂為誌書者泗水楊某篆者京兆杜本也至正八年春正月既望之三日記

書畫舫記

隱君顧仲瑛氏居婁江之上引婁之水入其居之西小墅為桃花源厠水之亭四楹高不逾墻仰上蓬下板旁櫺翼然似艦自客坐卧其中夢與波動盪若有繼而走者予嘗醉吹鐵篴其所客和小海之歌不異扣舷者之為中無他長物唯琴瑟筆研多者書與畫耳近以米芾氏所名書畫

舫命之而請誌於予。喟然曰：目人文潔於有態氏，後世變
不已而有書，又不已而有繪，事書一形而鬼夜哭，繪一著而
采色盲人之目矣。子欲還治古則唯恐書日煩，繪日密又何
顯之為？以名與米芾氏爭途於江淮上乎？聖人取易之之漁
剝木為舟，將以利天下之不通耳。又豈為子輩好名者設？資
之以侈書與畫哉？求書於書，求畫於畫，固不若求書畫於
象先也。君試與客仰以觀星天之經緯，俯以察地理之脈絡，
是太寶書也。遠以眺三神山之出沒乎海濤，近以鑑五湖之
煙霏七十二峯之空翠，四時朝暮景狀一同，又大畫苑也。書
耶畫耶，屬之芾耶我之屬也。隱君笑曰：書畫若是，舫將安屬？
曰：大地表裏皆水也。大羅竟界一渣之浮，急旋水中央而人

不悟者必在旋之外也。吁！天一大瀛也，地一大舫也。至人者
以道為身，以乎無窮之門，遊乎無初之垠，斯有以見大舫於
舫之外，子能從之乎？隱君謝曰：甚矣子之言幾於道，予知居
舫而不擬聞大道於舫之外也。書諸舫為記。

信齋記

吳下張生本既以信呼於人，又字其所居室而求記於予。謂
信之為義大矣。天地一月不信，日月星辰不順行，陰陽寒暑并
差錯，韃而生之之類息。嗟夫！天地不能一日外，夫信人參天地
而不信，得乎孔子論信嘗以之重食人，一日不食百骸未廢，
一日不信百行終身廢矣。故君子寧一日無食，不一日無信。
秦法更立百金木南門示信立而後，今有以行秦法更不能

外夫信矧不為秦吏者乎今之吏以聖賢自謂而有不能信於人者謂非秦吏罪人得乎生治春秋學吾聞春秋以斷事為信之符也生將有位以治民矣惟春秋之斷以斷民信之用大矣予懼生之視信者輕也故孔子之言春秋之教參乎天地不能以外夫信者語之生之父予之友也請予以說質之

十月十一日校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八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九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記

呂氏樓真賞記

崧之樓居者以萬數而獨呂氏之樓為高等崧之山以可數而獨九山之峰為特秀樓去九山數千里近而青出樓者僅尺寸耳呂氏之子洵從予游昔節觴予必於樓是登請名於予予名之曰真賞且併求言以記陶處士於南山非日日見之而一日忽見於蘿落之間其曰悠然者真賞也王馬曹於西山非日日得之而一日忽得於柱頰之頃其曰致爽者亦真賞也真賞貴於偶會固不貴於常得也山之賞有女

色之賞耳自其真而言解佩鑽漿之頃蓋有慕之而不足者
自其厭而言則朝越白而暮趙堡而有為之前者矣故曰
真賞貴於偶會而不貴於常得也世之愛山一也在陶王為
真賞在謝康樂則荒矣康樂於山愛之屢而厭之至其伐
山開運自始寧至臨海汲、焉求之如弗得是今日之得無
以饜於前日也天下之名山無所往不有是謝然之嗜無往而
不足計其一生山水間故、焉不得一日以休則謝公之勞無
以償其得矣是真賞不得之効也吁陶之悠然王之爽然
也使日而得之人、而知之又何以為真實不傳之祕哉客
登呂氏樓者猶嫌樓之未盡有山也予以其求山者謝耳
而未知陶王之真實也故書其樓為賞而又為之誌其說

云

移春亭記

吳之練川強孝栗氏治水亭於何之在雜蒔花木其間諸
卉未花而有先春而折者羣花已翻而有逗春而留者吾
嘗領客造焉栗必飲食予其所且俾侍觴者侍硯徵亭
名而并記之請予命之曰移春而客有辨者曰黃金白璧珠
綺女婦一切玩好之具世有權力者可不趾而移也春非黃金
白璧珠綺女婦玩好之物而曷以移云哉予為莞爾曰客何
見之闇乎自催花有嫩春不在春而在人也久矣春來而
來春去而去四時代謝之春也春移而移春留而留吾司
之於花木之間固有出於天時物候之外者春不在春而在

我也子何見之聞乎彥栗起觴予酒曰某嘗患春不易得
又患得之易失也聞先生之言吾之患茂予曰未也憂年
壽者恒懼去日之速而來日之無幾也則將游之外取大
椿之年為吾春也且徂之易春暮而朝也曾何益乎春未
至也我將至之春盡也我將遲之至之遲之春暮移而有
移者若是則年莫之引而有引者不是如乎彥栗謝曰吾
因移春而得養生之道請錄其說為記

竹近記

物之近於人者亦眾矣而近之物有嫩惡則善敗隨之故君
子慎所近也世之溺於近而敗者聲色也貨財也博奕餘
酒也禽獸草木妖及奇伎巧官之物皆是也近愈甚敗愈

不可勝言聖人於小人女子誠其近餘類可推也嗚近哉
近哉可不慎哉吾里姚生智獨以其近者在於竹而名其讀
書齋竹之為物見於禮詠於詩而配德於君子者也生近於
君子之物則與世之近而敗者異矣吾固未占生之善效何
知也吾見生之執謙問道似行之虛心也孝義根於心而
道生似竹之不撥其本也險夷不貳其行似竹之歷寒暑
而不改柯易葉也其為詞賦鏘然有金石聲似竹之著鳳
鳥而叶于律者也則生之取於竹而善其德也有矣宜其
於竹也左之右之以為近而一日不可以緩也雖然竹特有似
於君子之德者耳生於似君子之德者近之如是而向其人
真有君子之德者乎生游四方求君子之人而遍察之其

進德又可量也乎書竹近之扁者實南臺御史李公好古與生為忘年友之書也李公蓋吾所謂君子之德之人也與之遊得其近已李公由南端業科儀於天朝生階而上之吾且見生之獲近清光於明天子已竹得已久稽乎生也哉書諸室為記至正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來德堂記

莊子正氏吳興之衣冠舊族也蚤年嘗遊於張息堂龍鱗洲甘梅坡諸先生之門極其學之所究學成而連試有司連黜之迺喟然曰吾學之利果不得施於人乎君子存心於愛人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遂又游藝於岐黃氏之家而名其醫室為來德之堂其人感其德者既為歌

詠之而又徵記於余謂十年之計種之以木百年之計來之以德木未有不種而植德未有不施而來者木計歲以近德計歲以遠計近者庸衆人之所能知而計遠者非知道君子不能至也子正氏蒼髯皓髮已為五六十歲人不得於仕而借施於醫德果報於百年之遠也則莊氏子孫其有食其報者歟雖然予聞宋許叔微氏取科名於陳櫻之間唱大作五以符神人之夢者以醫有功德耳叔微之德施於人而來即在其身是醫之來不俟有年之後也叔微之事信則子正氏之來德速矣嗚大作五之報吾其無望於子正乎哉子正尚以吾言勉之

清如許記

去姑蘇西北一百里所其聚為虞山又三十里為黼山黼山之
易曹氏世居焉曹氏繇武惠王後六世孫某扈駕南渡其五世
孫為今南沙處士文貴始居黼易南沙不仕善治貨居而復散
鄉之人足賴焉子孫食指摺千數占仕籍者十有二三有名
某者為武略三世孫生三歲而又喪母夫人張氏力教育底
于成某日奉觴豆壽其母高節堂上又稍為園池以娛其親
以及其宗戚賓客之讌樂名其池亭曰清如許門容自眉山
師餘永嘉鄭采而下賦詩若干人持其成馬來重請予記予
惟清如許考亭朱氏之詩語以興夫學者之心源也人之賢不
肖有天下事理亂成敗皆係諸心源故君子之學先為心源之所
自來為境不濁為不舍晝夜此源之所為清而遠也某也學

朱氏學先治源則清如許之契要蓋得之矣源益治流益清
推諸行事在隱為夷齊之聖在仕為伯夷之賢曹氏之澤不益
衍乎哉曹氏自武惠德被四海南沙不仕善猶及其鄉節堂
之行義又有以先繼前武而淑及後人其澤五世至于十世雖百
世而不替者固亦有其來之自矣予既得曹氏之學於清如許因
知曹氏之澤清且遠者方來而艾也於是乎書若其一亭臺
之二一禽魚木石之珍怪賦詠者能言之抑未爾故畧不書
某字志明幼以孝聞長博古憲文雅善為歌詩仕至江陰州
司理云

熙春堂記

長洲縣縣金浮崦東南行四十里抵六直甫里其地為吳王

茂苑也至今民樂耕釣居有水木園池之勝鄰里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識市區官寺者張氏彥明之家在焉
彥明氏昨晉高士翰至大流處士士居是者若干世矣彥明豈弟樂易孝友之風行於家薰於里余嘗入吳訪天隨子故宅因與天隨孫廣過其里彥明治酒食觴余於熙春堂上余既為賦熙春詩明日以記請予聞老氏言治古之民熙熙然若登春臺蓋矣德之世君民之分雖下而情未嘗不與民並也故其君南面之樂民有春臺之娛畊而食饗而飲含哺而嘻鼓腹而遊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此春臺熙熙之效也余猶及於彥明氏之家見焉熙春既名遂使延頸舉踵指甫里曰某所樂土也樂土有某賢士也吏食君祿而治民使民不得其熙然者不愧張

氏乎吾方怪吏近民使民日畏之而怒焉人大畏傷陽大怒此陰之批陽傷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熙然之春無時而得矣徒整馬求其迹以治也摘羣以為禮盪盪以為樂又韻解垢以為之教不知熙然之情其離也遠矣誠使近民者得張氏其人以熙然之風雅之民也則熙然之治其獨為一家之春乎故余為張氏記春併以識有民社者之愧云至正己丑春三月三日

存拙齋記

山東麴子益因余友方仲仁來請曰走不佞少輒有大志以為取功名如取地芥已而落魄不偶嘗薄仕於宣政屬曹不能與世之巧宦者相追逐故歸而求諸拙粟杜拾遺之句

自號曰存拙且以顏子齋居之室敢乞先生一言曰余所存者
余曰少陵非存拙也因拙以存道耳子蓋之所存者在拙乎
在道乎苟在道則雖愚必明拙為不拙之拙而大巧出矣故
老氏子之言曰大巧若拙老氏子之所謂拙非壯少陵之所
謂拙乎予嘗慨世之功人深中而險側秉外而便佞以笑
為怨以諛為言以恭為嫚以信為欺奸偽橫流不知紀極
豈知巧之極者拙之階與吾觀世之善仁善實善醫善五
善百工奇伎大抵巧之弄而拙之成其效至於已軀老家
而曾無怨艾是知拙之存者道之在道在而四體無不喻
萬物無不備其為效也孰多孰寡哉子蓋之拙愈存而道
愈明則知聖人之道得於顏子之愚曾子之魯者愚非真

愚魯非真魯也顏曾之道果在子蓋子蓋之拙又豈真拙
哉書諸室為記

青雲高處記

稿李北去四十里所為青雲橫注大陸漁梁農舍星分而棋
布東鳳山九點與西楊諸峰出沒于煙霏之空翠雨晴暮且
愔舒異狀臨之以層樓可一覽而有者實為李氏青雲高處
也李氏觀復以里為青雲而其大父又號雲岩故樓以名子
友茅山外史張君雨嘗為書其扁而又以其弟佐從予游
介之以微記予謂雲之為物多變已而名亦隨之外顧而內
青謂靄具五色而昭瑞於靈臺之上謂之卿沛然而雨
謂之油突然而作示颺風之兆謂之砲舒卷無心使人望

之而不可徒龍以雨天下謂之白至其脫林石升天衢
通駕鴻之羽翼近日月之光華括福之士仰之以為
不可及者則始謂之青雲雲岩公有志澤物而不偶於
世其所謂雲不過陶靖節之無心弘景之自怡者耳
某雖不敢竊有志於與世驅馳安知吾異日不凌晉
貞上副吾后之高也邪然則是樓也李氏言志卷也
匪徒據勝覽之要以為高也雖然君子身居 朝廷則
思利其民者在家則思仁其族與其鄉者觀復登斯樓
也見竟有秋啼飢冬號寒官府鬱塞而無所白者
使之有以得其生而行其情是即青雲之單物也又何
必高有其位始得為青雲之澤邪觀復未任以余言

勉之可也

素行齋記

邢臺張生叔溫氏以素行顏其讀書之齋叔溫天資廉
靖古茂雖侍父官南方為六品秩公子而朝齋暮鹽讀書
不少輟從師取友恂恂然追謹如鄒魯者諸生以常情論
之叔溫當華齡為貴介公子宜其衣狐腋裘日棄千金馬
挾彈平康間與代之河朔少年相追逐不以為過而叔溫
不爾曰吾讀書未舉有司一布衣生耳一言一動奚敢放
而僻以干大戾以^始其親之憂此其素行之一也叔溫侍
父在滋以嘗從游於予且命舟五湖上招予至素行所見
其室中所蓄惟折脚几藉破琴一床經史子^書凡若干卷

耳敗壁間他無長物以為族者子駭之曰生侍父與大縣
食厚祿而素行若是誠能行己之素者已中庸言
素位而行以見君子之道泛應曲當無時而不在無往而
不達故其道也易然世而無存已易地而無得喪非聖哲
不能故曰民鮮久矣今叔溫行貧賤於父與大縣之時非
希賢希聖自信之篤者不至是抑素行之目有富貴貧
賤則夷狄患難之不同舜之貧賤飯糗茹草若將終身
及富貴則被袿鼓琴若固有之孔子欲居九夷則曰何陋
之有及遭患難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若是者皆素行
之至的也舜人也孔子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叔溫尚勉之
而異皆以公卿之器達而在上也行乎富貴之素者亦今
日素行之推耳吾未老尚及見之

筆耕所記

吳興錢德鉉流寓淞上揭讀書之室曰筆耕所余客淞至其所
見其一室如穿破舟上穿下如折脚鐻帶若無出煙之竇予
為之啞為笑曰目不容辨黍麥乎不操耒耜不踐畎畝之塗
泥恃三寸穎以代畊所亦非其所已德鉉起而對曰吾筆之不
停猶農之耕不輟也所非吾所且不輟吾耕所苟得所其敢輟
吾耕乎所弗得所是農之不幸過石田用力多而得報寡所
得其所是農之幸而過汶易之腴用力寡而得報多矣吾其
敢以所非所而廢一日之耕乎予蹠之曰爾而莽耕者爾莽
而報蔑裂而芸者蔑裂而報耕志不力爾何患不得其所

哉抑子之耕也筆不如目目不如心目以耕乎外大地之謂心以
耕乎內寸地之謂也放而大歛而寸而後耕之筆以耕哉筆耕
得其所哉者得其所無往而非吾託筆之地又何小大肥磽之
辨哉抑記禮者有曰禮以耕之義以植之學以耨之仁以聚之樂
以安之耕之外曰植曰耨曰聚曰安皆筆耕道也予高勉之德鉉
起拜手曰肅之耕也倘得其所又得其道豈惟妻子無飢雖
使天下無孳夫其可也四月八日在雲間陳氏邸寫

改過齋記

至正九年春予游泚之明日邢臺張叔溫携數客來見中一
人昂然長癯然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為誰則曰袁景文氏也
明日景文來請曰凱先世繇錦城僑茲之先子可潛翁以

以詩鳴於泚先子蚤世而凱尚幼力自樹立頗知讀書屬文既

長益有志於學然偏質剛復不能與里閭浮沉且又不能隱

人善惡時在物論為臧否於是與俗寡諧人亦以此相詆若有

所不容者今年歲已強矣欲改是過故自顏其燕居之所曰

改過而日自省焉敢求先生一言以戒吾過引吾不及以底于

聖人之道予駭然異之曰人以過自諱者滔滔是也而未有

過自揭而求改者聖如仲尼而幸聞過子路吾人之以有過

則喜古之聖賢未嘗以過自諱此其所以為聖為賢也書曰

沈潛克剛克高柔克又曰柔友剛克強弗友柔克若子過

之非沈潛也非柔友也其過於高明強弗友者乎以柔克之

剛二者之過無過矣然柔剛耳類隨之謂執雌牧豕轉剛而

善之謂也。敬上別程子十年而能不矜劉忠定別溫公七年而不能妄子信能知過而改吳特復見子松陵之上昔之剛復者柔矣。戒否者嘿矣。是子之信能改過也。由此而之。顏子不貳過之域是不難。景文起謝曰。疾疾者多矣。藥石我者。惟先生一人敢不再拜。如先生教。遂書諸齋為記。

敬聚齋記

雲間衛子剛扁其齋。脩之所曰敬聚齋。余客茲土。子剛首謁見。明日以敬聚馬來請記。予曰。昔白季贊卻缺之言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子剛慕卻缺之敬。白季之言足以脩身也。故以名之。吾聞剛王大夫山齋以言德。著稱稱至永嘉。別駕晚年讀易有得。著書若干。馬行行以言德。書人立。

行于時子剛大父立

禮公隱德不仕。閉戶養高者二十餘年。人慕而不可見。如其崖青壁子剛之敬之德之聚。蓋有所本矣。而又以敬聚名齋。曰脩習其中。且從儒先生治書詩經學著之筆。檣蔚然有章。此非德之所以聚于德而發為英華者歟。然子剛貴介子弟也。一日之間。聲色過乎前。便佞隨乎後。狗馬珠玉之好。驟然集乎中。所謂以應之者。或不能不顛冥於造次之頃。則敬以欲而敗者不少矣。子剛益能疏淪而心深。奮而精神視而牽色聽不牽聲。談不牽味。芳不牽臭。日引而月長之。其所以聚其德者。尚可量也。哉。卻缺子一田丁也。因敬而階乎仕。滅其先惡為晉國軍大夫。矧子剛素承先德。以積敬又當國家文明之運。異時不遇知己。則已苟

下缺一葉

一遇焉其不居高位食祿為時名卿乎區區春秋一國之士又曷足儼子剛乎子剛尚以吾言勉之而已

安雅堂記

去淞之西一舍近田泖去泖之西三里近曰蒸溪蒸溪之上
有世家曰曹繼善氏其先自宋文恭公後五世孫其繇溫
之許璋家於淞今子姓有稱貞素處士者余亦識之其
從子繼善善繼善且邀余至其所居堂堂以安雅名蓋侍
書學士虞公集之大書也應奉陳公旅既為堂文而猶
以其言未竟復徵予言余讀荀卿子因論君子小人注
錯之當與過也遂有越人安越楚人安喻楚以喻君子
之安乎雅以是為非知能材惟然也注錯習俗之節異焉
耳君子之安於雅非習之專且素能爾乎繼善博雅君
子也非雅不言非雅不連非雅不視聽蓋亦習而專之而
素而於註錯之間當而安矣不然吾懼繼善之於雅強
越兒而安楚強楚兒而安越其得謂之安乎哉帝堯之
史曰安之皐陶之謨曰安止論者以聖人安於自然志君子
之雅學者使注錯之當而安如越楚人之安越楚也去聖人
之安其隔幾何哉抑予觀郭謝之事而有以明習俗之
節林宗之中偶然為雨墊而人知之為墊角石鼻不幸病
塞而人知之為擁冷彼非不知中之雨墊而鼻之病塞亦
安於名流之習焉耳繼善出任於首教之地矣安雅之雅
不唯淑已且將及人誠能使其人之慕繼善如人慕郭謝

則繼善之雅所漸者易矣所尊者廣矣豈獨以之名堂哉惟繼善勉之

邵氏享德堂記

松之西折而南曰釣灘釣灘之南大渚大渚之支流又南趨而東曰楊港邵氏之族居焉踞居之北一里所水四面合中起林阜者實郡公翠岩處士之兆也公生前自營窆仍築家舍而楹亭其前為薦禩之地且誠諸子曰家舍地卑濕林木疎理易朽壞我百歲後必亟葺之及茲未四十年而亭已弊某且老痛念父言在耳重以木支日蕃展拜之地隘於是一撤其弊而新之凡若下楹視舊規加闊且崇如於某年某月某日迄是年某月某日告成取古語陰德享榮以及子

孫者名堂享德焉公之曾孫煥以嘗與予遊遂將父命來請記言禮者墓下廬不祭必反虞於廟自廟制廢而上冢之禮實重於漢之人余嘗議之矣禮不墓祭者以體魄為無知虞而反廟者以魂之爽者在焉夫著株龜甲朽有年歲而狎者出焉謂體魄為無知可乎孔子之家孔里魯子孫世世祠之不廢則知漢人展墓之禮為愛之切厚之至也吾聞邵氏自翠岩公而始太公天質深厚不事表襮雖善理生致富饒而絕去侈靡之習敦行孝謹而仁及乎宗族姻友里稱爲德人長者無間嘗建書院瑀湖上祠先聖像其中立義塾于鄉訓已田若干畝教養里中兒搆三徑橋以濟病涉公之脩德于已而覃于人者如此宜堂以享德名德厚流長而澤及

乎子孫公之德也豈止榮享一已而止哉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祠吾知邵氏之德施于前子孫食其報于後享有世德者遠矣雖然人之種德如藝樹然老人種之少者用之然少者不又為後人種之吾知其用有時而為之矣人子孫者其可視先澤自怠自惰乎公之子某既克家如公而孫某又尊德樂義先于前聞人曾孫某且為孝明經嘗選于里矣使益勤不怠則世種其德而世之享焉邵氏之後益昌而大蓋可占矣詩曰詔厥孫謀以燕翼于邵氏之先以之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邵氏之子孫以之

不礙雲山樓記

予嘗北渡揚子訪金山之勝而不知淞之南又有所謂大金

小金出沒於雲海之中如壺嶠之在弱流外也至正九年春余抵淞之張溪之東有大族為楊竹西氏居之南偏其樓曰不礙雲山竹西讌于樓之上自戶四闢萬頃之雲雨籠之島皆自獻于肩隄之下其所名也固宜竹西且舉酒屬予以記請予謂雲山之奇觀不得於近而得於遠非至高至明之境無以得之有其境矣而非至高至明之人則亦無以得之也竹西脫去仕累歸計幽事稍為園池亭榭以自娛以及其容之好事者是境人高人副地勝雲山之觀雖然遠在萬島之外猶將有之況去不五十里者乎然覽雲山以是阻也而覽雲山以微則小是也今夫雲之大也膚寸而起塞乎六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及其細也退藏於密莫得而述

焉是雲連未嘗無靜也今天山之小也一拳石之多及其大也州亦生焉寶藏興焉是山之靜未嘗無連也此非會之于心不能竹西風日佳時岸中樓上手揮五絃之餘與一二解人談至理既以八自不礙者闕于目復以八荒不礙者洞于心雲山之觀盡矣備矣竹西無然若有得起舉酒而自歌曰海之雲兮油之雨我田兮有秋海之山兮離之障我疏兮東之又歌曰雲之動兮蹊之吾與雲動兮動而不遷山之靜兮層之吾與山靜兮靜而不停併錄其歌以為記

十月十三日三鼓校畢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九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會稽錢屋楊維禎廉夫著

記

建德路重修兜率寺記

寺在麗治西二百步按圖志建於唐神龍初名中興景龍元年改龍興開元中改開元宋大中祥符元年始改名今人呼陳尊宿道場者唐未有僧道明居之一時緇素居重加性尊宿太守陳操師尊之事見傳燈宋南渡紹興五年虜宿兵于寺燬十七年郡守蘇公簡至天中節齋禱歲必出郊詣烏龍寺昕夕靡便遂呼寺僧祖照者經畫土木事十九年寺復興事見龍圖學士羅汝楫記

距今幾二百年幸脫寇焚而妄庸者居之視逆旅舍不
翅支房別院盡化艸莽惟大佛殿與宿鐘之樓僅存風
雨至正十五年鳳山僧真如師來主寺席嘆曰予不遇蘇
使君五百年尊宿道場其過遂廢已乎力以起廢為已
任坐後遠近大家善散其宿居以相吾成績經始是年
之冬越二年春告成大殿鐘樓因舊之外山門兩廡法堂
戒壇與夫庖庫圍溷皆出鼎建莊嚴三佛大像僉侍
者六湧壁金翠供張之具一一完整師介予友童原
謁文為記予方悼世梗化者伏尸至數十里割膾醢
肉饒鴟鴞狗鼠者皆基於衆生一念之烈師以梵化行三
吳：人爭歸之貧者投力巧者投技貴富者投金粟土

沐之翰盡良材密石金碧之區遂為一方冠可為師之化
耕能也而又有火者焉吾聞法王妙利延被有情不嚴而
威不疾而速我朝所以殖西教配黌廟也遼去其劫於必
世百年之久而未得也何師能以大法王力圓融一切法性
成就一切福德消惡氣於江表除青癘於海溼使萬年
皇圖有以繫中興治統非徒以兜率之龍光亦師之道有
以振本教矣師聞言曰善哉夫哉請勒諸石以為記師名
儒氏乎子自幼讀書神解過人長從五結山佛日禪師講
道要禪師每屈且嘆曰吾道東矣繫之偈曰

佛現諸王身 身住百佛刹 建無萬化利
普遍河沙界 悟此化利者 是為大知識

一念生豺狼 父子化敵國 霄光晝晦冥
生齒盡凋耗 兜率世教師 佐我國王化
山木與魚鱉 咸歸大佛道 無有一兜孽
非我王衆生 無有一衆生 非我佛眷屬
而况讓國者 山君與海王 我誦一切法
皆隨有應現 窮樓與廣殿 如降兜率宮
供張與飲食 迺至種有 金帛競走奔
天龍互旋繞 我若遇天險 天險自然安
我若遇劫火 劫火自消滅 一切大功用
乃至不可議 我偈非強說 得之毗沙尸
稽首兜率尊 證我說真諦

麗安寺重建佛殿記

吳興郡安禪寺在子城東北按圖志勅於唐光啟中刺史
李師悅國郡人舍地而建乾寧中賜額居尼宋南渡嘉泰
中廢澧恭惠王趙師揆徙之郡城東北至紹定而燬主僧清
復建合國朝為至元二十一年又燬時例主僧梁漢師始
興與僧廬粗完而大佛寶殿實未建也至正七年法真師來當
經煩道積之餘齋魚不鳴法龍不吼比丘尼徒有持鉢而
去者師乃力振清規大樽浮費又不憚數百里艱苦持疏
于蘇秀雲門之間而檀施以歸既而郡吏民咸有助一椽一
瓦朝累暮以至周足遂經始於是年之秋越明年春落成

殿宇凡若干楹土木丹漆備極壯麗金資寶相以及供張
之具一一完好復以餘力展山門之隘起庫樓之缺山門
左右重翼兩廡凡前所未及者至是而完矣師以同姓
府判公由辰為其父之姪而府判嘗謂予同任于台遂
介判府孫桐生來求記辭不可則為之言曰釋之為教
不以勸惡俗匹夫匹婦逃租徭以入浮屠者不難也而真
世家鉅族有投筭落采脫洗染著以歸於究竟非其真
智正覺的若有所見其能安於是乎不則滅倫裂紀
不能免世教之儀予聞師筭年即有禪性蓋善根之
宿植也二十遂辭親出世挿剎為宮講第一義悟衆
生之於餘聞者莫不悲喜踊躍如弱喪有歸遂能

大勸于時而化瓦礫為寶坊其不難也天佛之為言覺也
將以覺羣生沙門之言息也將以息欲而歸于見性
師演其教悉能啟羣迷為正覺轉惑為見真智而
無吾世教滅倫裂紀之議若爾非有功於象教者乎請
以是言復於師俾刻諸石為記師本郡趙氏子傳心於
天池信元翁悟菴其自號云至正十年十月初吉

雞足山安定蘭若記

去桐廬縣東三十里有山自孫天子象峯南下蜿蜒盤
礴為岷為嶼曰鷄籠高不過百仞蟠不過一牛鳴地
中突仙人座東龍西虎踞鍵重疊蓋桐廬之甲勝也
至正甲申松峰禪師憶過此忽啞而笑曰西毒國迦葉

師座地有^至復此耶吾自水項跌之^足猶以未愜高勝吾舍
是何之遂駐錫此山還名雞足結茅四寒暑學佛者
歸之如市檀施日不^乏絕里人孫道富子蘭^片地以歸鐘
文周寧李郁孫^邪又相與力成之由是起建大殿方丈有
所講法有堂樓禪有室以及二門兩廡庫院庖福厯不
十年而以次悉舉鷄足之荒岷然象王一窟矣額曰定安
取雞足一飛一止義也江浙平章慶童為之書樹石廡
西持有所紀必求文章家登載而未獲其人余客馮氏
義門師介士馮君士^頭徵記余聞古佛徒之^開迹也類
以垢而毀體攻吾若^若數淡為之^本插州為宮擊鉢為食
馴^久蛇虎穴伏^得金碧之區鬼物悲嘯換鉦鼓之境

此豈世之庸妄人所能為哉今之庸妄者托浮屠以規免
王徭志與吾民爭秋毫利高至於樹堂王公玉食而騎
遊珍寶綺繡子女狗馬過於大姓名^吁其於古佛初意
何如耶求其人於古佛徒如憶者宜^也以為絕俗高等之人
吾徒君子亦所樂與也師袁州宜春人彭氏名法憶字無
念號松峰初禮陝而藥佛山無極信復叅江西絕學和
尚識而得其道云辭曰

伊彼西人 教及東土 布五色雲 如一味雨
鷄足飛來 身毒國所 伽黎不懷 火寒水暑
迦樹法幢 鷄足之剛 鐘鼓孔殷 梵言孔揚
雲煖鱗鱗 風簷羽翔 揭名定安 赫有慧光

猗無念佛 為法出世 我力精猛 爾役聲勢

然火智燈 千光勿替 上中國聲 何千萬歲

隆福寺重脩寶塔并復田記

去華亭縣之北二舍近其聚為青龍鎮之南隆福寺

於唐天寶間寶塔七級凡若干尺造於長慶間其徒邵文

知俞文富之所募緣也重修於宋慶曆間二百餘年風

雨之所經兵燹之所更土木殆不支矣主僧普善覽其敗

甓斷礎不無愴然者迺發弘願白千里之大族宣慰使司

任公仁發獲合其請始捐貲營建寶大德之三年也致和元

年公之子賢德繼厥志至正三年公之孫士質先述其事而

後締構之精莊嚴之麗日光霞景出雲雨上佛牙秘藏

登崇寶輪人天鬼神瞻仰贊嘆力餘及於大佛殿東西

兩廡皆徹而一新又假錢若干萬緡為復其所失田三千頃

然後象設有所栖其徒有所食飲而寺之敝稍振舊觀

薦復遂狀類未介其鄉士王元來請曰寺塔為一郡推古佛

牙之所寄蘇塗之顛時出光景現相載在寺紀今幸任氏

三世經營而壞始復完願有言以侈之予惟先王之勅民宇

也室與以庇生歎窳以送死堅而為牆垣城郭而高為臺

榭覽觀之所止聞乎累浮屠之裂釋氏書謂佛城後鐵輪

王造塔八萬四千一夜神役也中國倣之或以佛骨以舍利

以金玉神像唐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在焉三十年輒

一開則歲豐人安天子為道中使迎之今塔為佛牙所

在吾不知若干歲可開。抑何應塔之成壞實有數靈物之開闢當有時塔之崇非徒靡吾民力以視外觀而已也余嘗悼象教之徒未有一毛利益人而蚩。焉惟抑於人以給吾氓之辛若墊隘者望風而趨其徒益繁則仰於人者益廣主其教者既有以假佛之化現堅固相出大光明也以崇厥居而復有以慮其仰給者而圖長其食工教由是而展布茲非其徒之不善於彼者乎若普善者是已吾聞普善攻苦敦淡業既成而行亦有以勳乎人與古佛師躬勞辱而有成者相師法比今之避農賦佛逃以生偷者其賢不肖相萬。已彼尸居素食務法古其荒唐之說以為竟祖教而訖無益於教之殿最人目之為高吾居之普善之靈而已耳書其說畀之便其人知所懼而且勿忘其居食之自則安知後人之無致力於其所未備者如普善施德於將來者如任氏云相其役者耆德曰寶曰秀曰慶曰福知事曰通曰吉曰喜曰俊也任君士賈元朴居家以孝義聞便利及人者不獨浮屠氏也至正九年九月八日記

惠安禪寺重興記

秀之惠安寺在郡治西二百五十步按郡志梁蕭王捨宅為寺以居尼唐光化賜名興善世以夏臘主寺事宋祥符元年改今額紹興七年刺史王公浚明請秀朝始更十方禪刹命主僧眉山道立者來具見信安劉阜民記我朝至正戊子寺以民火延燬赤地無餘高昌觀師領寺事道風法

器素為四眾依嚮悼法延之地一旦化為葵麥虛之徒眾或
浮寄他舍觀發弘誓以興復為己任不跡權貴之門不役
耕作之力盡棄祖父所遺資是年之秋即經始法堂方丈苑
風日北越三年而將得不募而三者檀施如干鳩工治材而
大佛寶殿山門兩廊備極雄麗齋房庖庫各以序為三聖
寶相十八應貞護法大神之像莊嚴殊特所用供帳什物
之具一完好規置堅定彼披操經營者凡歷七年而訖于成
其徒某狀其寺之廢興本末及師履行介予老友潛居徐
公來請記予為之喟然曰天下廢式摩那之教於惠安而
觀汝起其廢也數豈偶然哉吁觀貴胄青閨之秀也一誓
不轉作殊勝事若此使觀為大夫身有祿位于世其扶危

起補功之書于笑者可勝道哉拆金闍金色女之教不以
祝顏髮住阿蘭若為出家而以發大精進悟佛知見一切解
脫究竟為出家蓋以法界為居大空為相而土木金石之區
其成其壞關于世教者有不得涉吾無壞無成之舍矣余嘉
觀之功能汝既廢之官而又因其教以示佛學之本庶有以
振宗風於既往衍淨社於將來者不窮也觀字無相鑑空
其號也吉安路達魯花赤忽都海牙公之孫安陸府同知
蠻子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禪性不如童血元統元年授
皇太后旨賜金襴袈裟落髮受戒具至正七年奉行院
副主本寺法席嗣于本寺隱岩靜顯師云十三年秋七
月六日記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丈席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丈乎丈乎其
教之所度而則者乎東谷上人^{有室在治之惠因所而以方}
丈顏其名來見于姑蘇舍次出方丈圖請曰陸之天台與
海之方丈並予出世幸在天台^{所居山有金鰲玉几之勝}
黃石仙之所留題宋高皇之所託足也^{至今金鰲背上之}
詩為惠因山川州木之光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逃
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游誰^{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
變其^圖以行而未有列仙儒之言以志也先生愛予厚幸
有以志而詠歌之方丈不在海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
在吾行^{案矣}予在台時嘗窮勝蹤過惠因所時上人
方脫胎九齡也今予髮已種二漂泊道路慨念宿竟不
翅若在弱流三萬外也上人歸其得無辭訊^其山川之
靈乎辭曰

東萬山之羅絡兮經赤城之盤紆瓊臺方廣鬱以出沒
兮聚仙佛之所廬東海之崑岸兮架金梁之凌虛哀
靈修之播遷兮來仙伯以導輿赤子兮如魚紛望思
兮鼎湖嗟山川其如昨兮眇風景其愁兮予望海屋
兮梁^已輓飛颺兮以為車上下風雨兮出入太初下
視弱水兮黃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知何誰兮羌從
汝兮歸諸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岩道人喜讀吾儒書多
識前言經行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嘗築亭寺之西偏
臨水之濱時花竹其傍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岩而松
岩設酒茗必之乎亭之所亭之賦詠且將成卷矣然亭
不以松岩名而必名清溪者蓋清溪其師正一之號也予
未來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氏而不縛墨氏律
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命非蔬菡初流所能
窺也及來吳而清溪已逝及見其徒如松岩者能不忘其
師去之十餘年而號猶存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
重本之義能若是乎宜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
賦詠也抑又聞寺有宋南渡僧曰林酒仙者居院不事

熏脩梵唄惟酒是嗜手持鐵鏈槌日遊市間不問酒主
名夜即卧酒壚底酒家爭供以酒以為聖師云若清溪之
為師弟子者得微猶有林望師之遺風乎嘻吾於是而自
感者已今之為浮屠氏以絕倫屏葷酒若搗項黃馘之流日
誦經鈔若_下萬言以為得佛之道而不知去道益遠而脫解
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稱聖焉乎習浮屠氏之法者可以
辯其要矣亭_於至正丙戌夏成於是年之秋明年秋七
月記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_主僧臻上人於顧野王讀書堆之南闢一
室以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雪夜見八窓玲

瓏一室洞白工人必被五文衲戴白氈笠或徒倚竹下吟嘯
自若遂名其居曰竹雪明年冬介友生馬琬尋予三泖之
上以記請予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
其道於體雪之為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蔽其惡
白不受涅之繼也方天地閉塞時竹獨秉後凋之操而玄冥
之靈特因焉雪與竹若相軋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
物者又適相遭於一室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
清與白也嘻竹微雪無以章其秀之物雪微竹無以比其清
之敵吾聞上人負而白者也微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
哉竹雪之相軋庸衆人之所得而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上人之
協之而誰邪然即然於有竹也入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
作而萬角突並有於無也金烏一睨而萬狀立解無於有也
無乃道之宗極之根也工人學浮屠浮屠氏之學以靜虛
為宗空無為體上人心不為欲回道不為物損是能備竹之
剛而虛嗚不自匿涅不是緇是能備雪之清而白矣推而極
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物之表
上人以為何如俾琬復上人書諸室為記

望雲軒記

余遊海上得浮屠友三人曰靜菴鎮大明燈天鏡淨也淨修
長書一通贄余之見於靜菴所越三日又微致其所主院淨土
招提入其門二草莽立棟宇吾知其有才也升其室繙徒
斤二魚貫立詔以吾聖人之書知其有學也已而燕客望雲

軒上求一言白其所以望者叩其以則曰吾非王謫客之望於
疑會者淨有白髮母在黃龍之許守先人故廬不得迎以
待此望雲者即狄孝子之登太行而注射其目者也余聞
而異之曰金仙氏之教超於萬有之外而淨之有其親於天性
者不滑以真無諶之吾又知其性之與吾偶也狄孝子之忠
於國仁於民者考之推也淨推其孝移忠於君移敬於長移
義於宗族移任恤於媿友卑乎民社則望雲者又何異於
狄孝哉宋有稱緇衣相者曰慧琳氏權至杭時率直假清
虛以資燕譚且以誤人家國又何望淨於琳也哉至正二十
年夏五月四日

半雲軒記 有詩

雲間鑑上人住胥浦之無住精舍受法於金陵休居叟禪師
休君命其所居軒曰半雲集賢趙公雍為之書而又介吾徒
尚賢謝君來見余黃溪書舍請一言以為誌余讀宋僧顯萬
詩曰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閒雲三更雲去遂行雨回頭
不似老僧閒怪萬之有心於閒不如無心之閒也雲之卷舒晴
雨皆出於無心故雨人間其施也沛然則為出山之雲雨足而
其體也悠然則為在山之雲施也體也雲何容心於其間哉
萬笑雲之出而以不出之閑驕於雲也萬豈知雲者哉今上人
號古心而上無住之庵是契心迹於雲者也半雲之命於其
師知古心之足以明雲於賓主間也雲豈敢以勞恥於古心而古
心又豈以閑驕其雲也哉余以是言復古心古心曰唯、遂書

為誌又繫之詩曰

我有山中屋 與雲相半之 雲去何所去

雲歸何所歸 雲靜我心住 雲動我意飛

一動與一靜 陰陽互根依 是為古心法

我儒不能非

海屋記

談海屋者以海上有山山上有金銀宮闕限以黑弱水三萬
麻姑云東海三變為桑田則知海屋有時而廢及觀海屋
丈人掌計壽海塵壽光陳兩間契丈人海豎又最靈而
壽者乎吁吹萬物皆萌契惟幼無所與造亦無所與契故
知夸仙談道不如浮圖氏之善言幻也九峰古鼎上人以

海屋自命其文室人間九峯非海島又室非鮫室屋何贅

字於海二人謂吾四大觀皆幻求吾屋必海如牛渚犀見

登州臺觀殆老妪尼之見焉耳何以稱丈夫佛為清遠玄

虛之神乎晉許崇曰佛者神今之求浮屠道以老妪尼之見雖

吾戒麓法不能竟况欲造清遠玄虛之界乎謂極於清

遠觀東真小白花之信吾將與汝約淳芒與苑州臺觀光

景魁磊非煙非塵謂之幻乎不幻乎會稽大瀛手聞其言

而躋之曰海屋之幻豈上人然吾纍仙伯見已久矣上何見

日麟之屋珠之宮美人兮在中乘文魚以相從不知橫波

兮衛風此豈可與老妪尼輩道乎上人起作和南禮曰幸

子雄文錄諸海屋以告迷而詰者已而工人呼三辰酒起夏

赤金鉢自歌海屋之歌曰烟飛北點三山覆搏桑吹灰點
若水海籌甲子計瀛縮大漠不死尸不宿八柱靈波腐
鰲足霞震旦東傾不動屋并錄為記

小蓬萊記有詩

按越桑鏡水之上有山曰卧龍如海湧鼇脊郡宅據其顛
唐人居之以蓬萊自侈山水樓臺之勝竊比於真官道
院是以假觀求蓬萊者也嘗水之上子城之中有道士
宮曰玄好無玉崑丹丘醴泉餌艸之晏閨人師居一軒其
在而亦以小蓬萊自命此非假觀也而以真幻求乎蓬萊
者也嘻東方生記蓬萊者幻十_三竟云耳萬有形皆幻
池以幻示幻所以為靈仙之教之神也子合神觀於馮閱

乎方壺員嶠不啻几案物也又安有弱水三萬里之隔哉吾
試與子言幻黃初平得仙金華山中之石皆羊也其兄初
起眼未換因見石而未見羊初平叱石皆起成羊數
萬頭此非神幻之至也耶然見師之小蓬萊者惟初平能
見之不者皆初起之見金華山白石者耳見羊者小可也
大可也見石者大小無一而可也師曰唯請書諸軒為記
使世眼覩予小蓬萊者茲文為之大園之鏡也且係師
以詩曰

蓬萊在何許

渺在東海虛

其迴五千里

上有神人居

山川異百異

風俗如三吳

仙官示狡獪

百丈神千軀

世人尋地脉

弱流壑輟壺。徒聞羨門往。漫役君房愚。
孰為靈仙肉。乃是尺寸廬。燕坐吾玉几。
天游我非車。揮斥九清表。飄然隘中區。
豈達知大小。不識無真無。

鳴鶴軒記

道士徐中孚居錢唐宗陽之西廬嘗從游邵菴虞先
生先生名其軒曰鳴鶴蓋取諸易中孚之繇也而廬陵歐
陽太史又為記之繇之義盡矣又復求余文余聞鶴之
鳴亦多變也已其鳴之信則警夜分鳴之遠則聞九天
鳴之奇則晝夜六時中律呂至其鳴之神則空中語縈
纒之詩豈真鳴內知外見象中孚之義哉抑余有感鶴

者不能不為中孚通也唐光初詩人嘗憚鶴以飽食易天
真至爭腐雞鷺前狎羣鳥鷺之內轉大夫軒遂有祿位則
玉音沉乎其無聞矣嗚呼利令口昏非惟吾之物為然靈
禽亦爾中孚於鶴其幼飽之過而昏其霸也浮丘伯曰
鶴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鳳凰且共鳴聖人之盛中孚
學仙者果爾其有將而見其鳴聖人之盛而惜余不及論諸千
六百年之後也中孚其能以長年訣受予不

玄霜臺記

雲間劉煉師某築月臺于廬之西楣曰玄霜請於箕尾
叟曰幸先生骨辭以記叟曰生物不射以臧夫造化之母者
吾取夫太陰之精太陰天地交構之先數也在卦陰含易

坎象也坎為月中一畫真陽也萬物之生資此而後成故仙
家指為玄霜玄天也天地初交生物之始猶未離夫天故稱
玄霜見霜也如玄露初凝如絳雲漸積如瑞雲不流蓋元
氣結成純乎生二之英結之為霜化之為液散於萬物賴
以成質是故木有三鑽則為坎紋之則為水坎津也未得
水以行曲宜之性無水則枯矣木有三減則化土離象也
真陰存乎其中水道也土無水則地脈竭矣金有三擊
則為火鎔之則成汁水象也金無水則不能從革矣天無
火無水則不能雨地無水則不能雲人無水則神契天
下之物無一不資夫水之位於坎離於月象而為玄霜
非至精無以造是玄非至道無以凝是玄被日繁霜則
盡零矣霜夏飛損物以行蕭者殺謂霜之名則可謂玄
則不可故玄也惟太陰之精當之吾嘗登是臺薄筮上覆
曲欄旁植空一窻以接太虛之境淡方寸以生魄之際化
槁木之形如玉毫之相吾將與汝蟬蛻穢濁而游乎太
清矣子能從之乎是為記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

十月十四日校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會稽鐵屋楊維禎廉夫著

記

天風海濤樓記

吳閭關之西其地清曠平行去海僅若干里有築層樓與海湧峯之小吳軒相峙者其主或招海內豪客燕處其上八窓洞闢近見風濤汕湧在足底樓若浮而逝也主_註酌客以酒曰景若是能無言乎客亦酌酒於主人樓惡名主曰未有以名敢請客遂稱天風海濤主以為然并以記請客曰壯天聲者風也而不知大塊之噫者聖也壯地險者濤也而不知曾瀾之積者信也故聖於陰易

莫如風信於晝夜莫如濤風之生於天執之而不得遂之而不及惡究乎聖哉濤之出於海禦之而不止激之而不回惡察夫信哉天地噫而為風陰陽以之鞠萬物也江海積而為濤晝夜以之進萬古也風之聖濤之信大矣至矣及風天與海濤相薄也蓬蓬然起歎乎土囊填乎太空不終日而萬里若一磅礴相射與激水之濤相軋吞天沃日走貌貅而吼犀兕獸駭于野龍拔于淵極天下之神觀無出此吁海濤不揚而安乎淵靜大風不振而安順乎和委天下之神觀曷有焉惟人亦然厄於窮巷逃于深谷患難奸其外煩懣忍其中然而厄與鬱相遭而激諸意氣之顛顛發諸悲歌之感慨而天下稱奇曰丈夫士固不可以無奇也而奇不生於奇生於變故不覩變無以知其奇不覩奇無以見神也嗚呼戶牖之

錫老堂記

華東環南六十里為西川有老人曰殷純又氏者年八十餘無中衰憊態老人失子而得女二其長儂情曰顧甯之氏居老人甥館以終養且名老人燕處之堂曰錫老蓋私賀老人之年高而假魯人頌禱之詞以為意也吁養外甥舅氏若審之氏者亦可謂恭也已矣甯之以老人之姪孫奎受業予門遂因奔請錫老記予讀魯頌洋洋水之章其詞曰永錫難老順彼長道難老者難若出於

天錫不知固有難老之道而有以為錫之耳故曰順德長
道老人寔以之老者既無多男子以怵其愛憎家又饒樂
素無服食窘其寒飢又求清靜術樂之遺棄夫真喜愛
慈朝市之勢要聲利也皆其難老之繇而詩人所謂長道
者抑吾於老人之錫者有感焉者昔者宓戲晨蓀氏之民
暝之奠：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氏之民職
：植弗夭是以難老後世之俗不照剽文之煩稱也幾謫之
互确也百狀俱作萬怪橫生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
疴夏霜冬雷同不繆籒是以有父終其子兄終其弟者求老
人之善自養夫長道謂黃帝堯舜氏之民兆歟今 聖天
子疾民之偷劇為還淳思納斯民於春臺熙暉之域以黃
唐玄惠格于上下旁通于四裔四裔之民不言而自化錫老之
福具家至而戶達何啻老人氏一堂而止哉吾將與人聯首
並几酌春酒堂上彈琴吹竹歌上古大庭氏之風以待逐
俾奎復于老人刻諸堂為記

江聲月色樓記

浙江秋濤之壯秋月之英相上下月之英至秋分而極盛濤之
聲亦至秋分而極壯濤與月一氣之得故江聲月色為天下兩
奇絕也江反流溢而東南行其溺為湘湖之陽岐壽諸峰
戰而筆立腋江肘湖而襟諸峯之秀者則韓氏惟新之樓
有焉元統元年秋惟新氏嘗觴于樓之上請予名樓予命
之為江聲月色而記則未遑也惟新氏去世且十有餘年而

其孫奕來從予游猶知致祖初志以記請嗚呼世之言聲色之樂者有矣楚眉衛頰春韶月秀狎憑而昵茵爭麟而競悅悲絲烈冕朋從旅進鳳鸞嘯而鶯燕鳴引霓而諧調者若出金石此世之所謂聲色而人之甚欲者不知甚欲必有甚惡故曰狂夫樂焉智士哀焉然則聲色之寄於俄然漠然之物而无其甚欲甚惡之累不為樂之至也哉今夫江之舞濱以朝鳴乎天下其疾而哀也如風雨其突怒如雷霆其却而遠也如松風笙鶴人不以為聲而為聲之至也月之與潮相得而勝也其動如銀汞其起如金城其鋪而平也如積雪千里人不以為色而為色之絕也茲非悟其妙之微殆未可與耳過目觸者同日道也吾留吳下久不見江月確觀

秋且分矣業將與生買舟大渚口泝吳江抵海門夜泊湘南據胡床樓上以攬有樓之奇觀曰聲曰色探天地之大祕藏也則凡天籟之有聲皆吾韶鈞天文地象之有色皆吾之四子南威也嗚呼樓之聲色若是取之無竭用之无禁而嗜之无荒是真樓之大祕藏而爾祖之樂以終其身而且以遺爾子孫傳世之玩於無窮期者乎生歸試誦吾言於父兄間爾祖有靈必以予言為信

舒嘯臺記

雲間謝仲允氏甥館在石湖之陰館之左个植花木為築治園堂其中命之曰舒嘯名客至允必延致于是今年春嘗賜予軒所酒酌為予作蘇門之音且以志請按說文嘯者

感口成聲也古詩人以嘯與歌並言則知嘯亦感口之歌耳不無五音之協五音協則金石絲竹可被時允出名姬童鸞者佐酒吾將以玉笛尋其聲座客擬馬相如為樂府命之曰紫鸞曰然采其音付童鸞歌之以備晉成氏子嘯聽之闕也雖然吾聞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宮荒則君驕商陂則宮壞角亂則民其怨嘯協於宮使予聞之溫舒而廣大協於商於角使予聞之方正而好義惻隱而好人吁此允之心聲也不知代之君驕宮壞而民怨也第未知聞蘇門鸞者亦有是否人不知其心聲之得則又烏知其嘯之舒者閨敞和平不媿晉處士者聊抑予聞劉越石在晉陽清嘯胡騎聞之愷然而退嘯之感人者又如是今西北之寇閉塞關梁允能以越石之嘯慷慨激烈者使風雲動搖煙塵粹起又孰畏乎關梁之孽哉允勿靳是擬相如者又嘗作為出塞入塞以繼短蕭饒之曲也嘯之舒哉不亦難哉

讀書堆記

予入淞首慕顧野王讀書堆者在亭林蒼翠間未果往也上海釋慧自稱野王氏后介其師去東老人來請曰居之左个關室蓄古今書數千百焉貽其嗣達妙襲名於讀書堆敢以一言以記未及今年予遊鶴沙順流下黃龍江抵滄海觀濤泊舟古精藍下主僧出蕭容廼慧也見其二子即妙達也夜分張燈敘舊話遂為援筆誌書堆夫書之能藏者不難能讀者難能讀者不難能用者難也書藏而不讀與無書

書讀而不用與不讀等張茂先藏書至世乘而茂不善厥終
李贄華載書數萬卷亦無採於僂身非有書而不善讀：而
不善用者與代之衣冠家有積書如祕府至再世三世情與書
隔甚至售為聲伎資吁可悼也已若慧之書堆高潔亭林
磨水火而堆不毀經兵革而堆不遷使達也妙也又能翱翔
於堆窮探力取以為脩業地非書之善藏而有善讀者歟
第未知達與妙之善讀：之善用者何如耳宋聰道師善
讀書一覽即挂書梁上人叩則曰書貴行復何讀此方外士
讀書法也惟二子以之至正二年夏四月廿六日

夢蝶軒記

有客三人者過夢外夢道人談夢一客曰吾夢為玄駒一客

曰吾夢為蝴蝶一客曰吾不夢達魔而為達魔者所以夢起目

歌曰巴中老人靈仙橘化為達魔無處覓隨風一夜到漆

園魏入南華鬼無迹蝴蝶唐者亦歌曰腹有出尸出宮風為

食芳露為飲月令老翁候我占識候能鳴復能瘖玄駒者

亦歌曰大槐玉臺：九齋充州一怒成鳥合有時東海去觀龍

馬能死我鯨：甲道人曰夢玄駒者志富貴者也不知緣几

登至尋人飲食而有焚如之椽富貴何在哉夢蝴蝶者志清

高者也不知吉美執翳而搏其後黃鶴又從而利之使漆園

丈人捐彈而返走清高何在哉惟達魔夢我者亦不知我夢

達魔則志於物化與物忘彼我殆與造化游與大道冥者也

古之人得之者惟南華真人也予弟子文璧氏持縹文冊

來曰此其夢蝶軒集也請先生一語遂書此以遺之夢外夢
道人者會稽楊維禎也

真仁堂記

雲間陸和伯自其先公某五世為良醫其藥區為真仁之堂
未得儒先生之言以記和伯因子友呂輔之氏見且請記夫仁
一惻隱之良心出於天而素無偽者也然世之行仁者則有
誠不仁辨也梁惠王移民移粟非不仁而其心在於闢土地
則非飢民為也宋襄公不禽二毛非不仁而其志在於求諸侯
若禹稷湯武而後可禹視人溺如已溺稷親人飢如已飢湯
不忍人之塗炭武不忍四海之荼毒此誠於仁者也吁此聖

人達而在上事也和伯不仕者也不有顏子之仁乎顏子願得
明主而輔相之其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此顏子之仁未達禹
稷也故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陸氏世隱于醫而其
仁之真積者當厚矣使繼之者有一念之偽則豈得為真
仁也哉和伯學岐黃之外習吾聖人書能克之以顏子之學
善無伐則善無偽矣勞無施則勞無為矣無偽而仁有
以同乎天下矣老人之老無以異乎吾之老幼人之幼無異
乎吾之同胞兄弟也吁其為人也誠矣至矣雲間之疲瘵
殘疾困而無告於人者尚有出於陸氏之仁之外歟夫子語
顏淵曰天下與仁吾亦將屬和伯云書諸室為記

海峯亭記

吾鐵門有貞秀峰者其為人爽朗有奇氣立格高情
恒在物外每登高遠眺若見東方生所稱三神山歷在
眼底築亭鳳洲工名之曰海峯余遊海巫山生邀過鳳洲
登其亭與之談仙家久視事因以記請按東方朔書謂海
之東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周迴五十里隔弱水三
萬里非蜚仙不能到畜是則三山不惟不可到亦非世眼
所能覩也錢惟演賦遠山詩有秀出海三峯之句亦想像
而賦之耳惟演不能有諸目貞秀顧欲有諸亭果有海
峰乎無也秀曰吾得海外三峯奇觀於眼之所無者求
於神而不求於迹也此非道與神合心與化并者不能得
之得之則海峯不在海而在吾亭不在吾亭而在吾方

寸藏密之地耳奚知有三萬弱水之隔哉予聽其言
而錄之座客有謗海峰之謠而被之琴者歌曰
神峯在何處 雲在東海虛 下負六鼇首
上托羣仙居 世人尋地脉 弱水墊輕羽
高人坐燕上 天游以蜚車 揮斤九清表
飄然隘中區 咲呼一蓬炷 貯在壺公壺
并錄為記生名沐姓錢氏自號瓊臺仙史云

靜學齋記

吳人張氏性之以岐黃氏之術為學而東陽柳先生扁其
燕處之齋為靜學閣三年自予宗伯振君求余文為記
予叩靜之說於岐黃氏之書性之曰為懼、無為欣、婉

然從物與時偕行謂而不治是謂至治非靜無以得之也予曰此非君子之靜學也諸葛武侯之言非靜無以致遠又曰躁不能以理性此靜學旨也靜句躁君也性之其有意於理性舍躁之君治之以何哉性無有不善理之則從亂之則凶性從必生性惡必殃自然理也性之以政黃氏之術務於生人靜學之地其必有得生之本者歟本得則道無不生矣雖無抑吾又有進於是者人生而靜夫之性也靜之也初不容說也愚者昧之聖人復之為大道之宗萬物之本也非虛無之境寂滅之鄉窈冥之之物也感而通之靜之微也動之機也寧使靜而不機動也奚以資生動而不根靜也奚以資始老氏之言歸根

曰靜是謂復命蓋與吾言性者近矣性之既知靜學以理之復知靜根以機之黃老氏養生之道尚有大於是者乎唯遂書諸齋以為張氏靜學志至正七年冬十月
初吉記

游菴記

古者四民各有所處士處闕燕工處官府商處市井農處田野毋使雜居見異物而遷焉此四民之居有定止而業有顯能也後代民始有出於四業之外者則曰游民游民不得容於先王之世而後世縱焉此四民之有專能者寡矣予方喟於是而客有以游菴為名且徵文於予者曰劉子與氏也子與以居無定止而名菴曰游其子與之不幸

不生於先王之世乎抑幸而不生於先王之世得不專四民之業而由於游也子輿氏好學之士也以游自由而不得比於先王之民是棄人也烏得為士乎子輿之游其居未嘗游其業也蓋子輿幼時侍大父居其所長而侍父居其所親而廬災今又徙秀之廣陳所未知老而歸也迄今于何所望之乎如浮屠人之寄四方仲尼固曰東西南北之人也此游菴說也嗚呼威施直錫蘧蔭蒙瓊侏儒扶盧矇瞍脩聲聾曠司火古者疾人猶不致於游而且為官師所材而職其能若是子輿氏鍾美天質懷抱利器而又敏於問學其官師之所不裁者乎不得比夫先代之游民而棄之也詭矣惜吾位下官弗違稱似其人也故重言之

五湖宅記

海虞繆仲素新治鉅艦列几格置琴書其中葦床茶竈相左右容容可數十人時遊湖海間且命其名曰五湖宅吾嘗與之讌是宅于具區之上仲素將觴有請曰吾宅五湖倏東忽西動而未嘗動止而未嘗止實立真子之隣也曾不知世間有百萬買宅之宅先生既止于宅得無言乎予笑曰異哉子之宅其宅也今天一畝之宮一區之宅必相陰易度原隰未聞下以吾因子宅有感矣王侯邸第之相甲也其穹焉如天深焉如海食客數千百指粉黛之人填樓而捫國風雨不動安若泰山自謂享於身傳及於後之人無窮也而近不十年二十年遠不二世三世宅已姓於他矣豈若子之宅若動而能靜若

危而能安若通而能遠而且免傳舍之累也哉然物莫大於
宇宙而尤莫大於心善論心者謂之寸宅拓寸而大天地不
能容太虛吾室也八荒吾庭也日月吾扁牖也視子之宅五
湖一粟而已耳子之四海一漚而已耳能由五湖以卒返斯宅
也居其居如鈞天廣居下睇地閭渠、夏屋真蝸殼哉況
湖之一粟乎仲素憮然若有所得醜酒臨風起而自歌曰水
之國方秋、水之宅方序、招玄真以友兮鵝夷之與遊又歌
曰太虛方吾序八荒方吾隅居升臺之廣居兮吾不知宅之
所如併錄為記

書題附

書烏馬沙侯德政記後

契世則以所著烏侯梅前州政績碑示余中敘禦舍寇一事尤
詳余未識烏侯而世則之文可徵也因撫焉嘆曰自罷侯置守
而更之識守土義者尠矣古者諸侯分土受之於君傳之於祖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郡縣一裂吏卒三歲一易疆場有變輟
望風引去聞有與城社共存亡者非出於其人之天性則學問
之力也烏侯奉 天子命守梅城教千里外眾委敵而奔而
侯獨誓與城社共存亡外攘虎狼卒完其竟往來羅季二
寇弄兵南徼至動三省兵禽獮草薶而後已使守汀漳更
有烏侯者在焉則又何致狼籍城保為吾民荼毒哉子思居
武城有越寇至盍去諸子思曰佞去君誰與守烏侯能為子思
之所為其亦有得於學問者不誣矣推此節也為畫邑之蠲

陽之張平原之顏扶整世教以利國家者固同一義也烏乎烏
侯之志節其可畏已哉文士頌其績者衆矣而守土之義未
有發焉余故特發之至正十年六月廿日書

書錢氏世科記後

爵位之禪有延於數世者而文藝之傳及三葉者寡矣豈非
爵位固本於世澤而文藝之齊美尤得於世德之至難者乎
通川錢氏在宋淳熙迄于咸淳四世以經學領鄉薦者若干
人擢春官第者二人世科之盛猶未艾也而又有經學領延祐
丁巳之薦於是入本朝且五十年矣錢氏之澤何其長也歟
吾聞鄉人俞日華氏曰錢氏之先曰聲遠公曰景高公者皆能
當寇盜時守衛其鄉又力城通川民免渡江避兵之患其鄉

民到于今思之嗚呼此固錢氏之世德歟有世德者子孫必顯理
之常也雖然今觀世之顯子孫顯以貴富不知務德而蓄于身
以及其家者多矣則固不若子孫之文且賢為顯為可久也此
余讀錢氏世科記而慕之又為之箸其說云

書負蝨傳後可繼隼鷄錄編鳳凰議作一類

余讀柳子厚負蝨傳而未見其人及讀元魏志胡太后幸
絹藏從者百餘人使人各稱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王融負
之過重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負使空去若
崇融二子非魏之負蝨也耶若胡后者蓋愚弄兩蝨虫豈非
柳傳之明證哉予在睦見金倉氏破睦有李淵郁者首入睦
庫腰負百白金若干錠過重交道上屢仆不能起人知其負

也遂斫腰欬其負去吁若李氏者又柳傳之大癡癖者與

十月十五日校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一



